

張季子九錄

政聞錄

冊二



政治類

徐州應建行省議

清光緒三十年甲辰

控淮海之襟喉。兼戰守之形便。殖原陸之物產。富士馬之資材。其地爲古今主客所必爭者。莫如徐州。今天下大勢。英之兵艦梭織於長江。德之鐵路午貫於山東。謀蔽長江。則勢力必擴而北。謀障山東。則勢力必擴而南。南北之際。徐爲中權。平原蕩蕩。廣袤千里。俗儉而儻。民強而無教。犯法殺人。盜劫亡命。梟桀之徒。前駢死而後踵起者。大都以徐爲稱首。近數十年。復有會匪之勾結。教士之浸權。設不早計。禍發一隅。牽動全局。將欲因時制宜。變散地爲要害。莫如建徐州爲行省。試考諸古。禹貢徐州北至岱。南至淮。東至海。西錯兗豫。今江蘇之海州。山東之沂州。濟寧及兗州之半。皆徐州域。沂泗汶汴與淮爲緯。其地則北走齊魯。南瞰吳楚。東阻大海。西通梁宋。自漢室紛更。徐當許洛孔道。最爲多事。晉

人南渡特置重鎮恆以彭城之得失繫南北之盛衰後周取之以臨淮南朱温爭之以阻行密魏尉元曰彭城宋之要藩不有重兵積粟不可固守若積儲既廣宋人必不敢窺淮北陳顧野王曰彭城地形都要不特捍蔽南國為必爭之地自昔東南用兵莫不由此以臨諸夏李泌陳無已蘇軾規畫江淮亦莫不注重徐州至於沂濟歸睢鳳潁海泗雖同為中原腰膂而以分率準望測之但能經營徐州蔚為雄藩皆可以左提而右挈之矣

以輿圖分率準望約略計之徐州府領銅山蕭陽山豐沛邳宿遷睢寧一州七縣益以海州之沭陽贛榆淮安之長山東沂州之蘭山鄒城費莒璧潁州之蒙城渦陽亳州泗州之五河盱眙天長沂州之蘭山鄒城費莒沂水蒙陰日照兗州之滕嶧濟寧之魚台金鄉曹州之曹單城武河南歸德之商邱虞城寧陵鹿邑夏邑永城睢考城拓城凡四十五州縣惟沂州泗州歸德全析餘皆分析與會國藩駁陳廷經請江南北分省不同明季計東籌守兩淮必先守徐泗以為清渦潁三口之門戶同治初潘祖蔭請就徐州四界司設總兵兵備道凡江蘇安徽山東

河南四省沿邊州縣悉歸管轄作為重鎮顧當時之所為患者我失所無教之民盜弄潢池兵已耳今之大患自外而內駸駸焉英將由長江而北規德將由濟南而南越各逞其強各均其勢得寸得尺而欲以一道數州縣之力一鎮之

兵冀其相抵相角。其必無倖。奚待智決乎。夫一鎮一道之施設。在中原有事。草竊橫行之日。猶可枝梧也。其在今日。非建行省設巡撫。則斷乎不可。大抵建徐州爲行省。有二便。四要。海運通鐵路。卽達。輸輓不絕。漕督可裁。未盡事宜。以徐州巡撫兼之。原有釐金。協餉。葦蕩所入。以養標兵者。一轉移間。亦可資挹注。升徐州道爲布政司。援鎮迪道加按察司銜例。以淮海道兼臬事。增官不必添員。便一。徐海淮泗沂濟鳳潁民氣。雖不盡同。較其大略。樸嗇勁悍。苟就募萬人。簡而練之。作爲游擊。步隊六千馬隊四千仿美制鄉村鎮堡練習民兵。但使統馭得人。訓練有方。比及三年。可幾有勇。又河灘海墾。荒地遼闊。闢場牧馬。足備戎需。廣殖豐林。足資防禦。便二。廣種薄收。農惰成習。蒿萊滿目。棄貨益多。況山童野濯。河廢湖淤。宜樹宜藝。遠尋楚漢陂屯之遺。近采靳輔溝田之議。大開農場。示以試驗。人敢於利。效法必多。故訓農爲一要。農旣生物。待工而成。徒恃舊工。不可以盡物利。徒適陋俗。不可以塞漏卮。利國鑛產。載在方志。石煤之富。近益彰明。就產設廠。可造槍礮。可造農工一切應用機械。食用旣節。工資亦省。因麥以磨麵。因

豆以榨油。因梁粟以釀酒。因油蠟以制燭皂。因牛羊皮以練革。因蠶以良綢帛。

因砂以爲玻璃。或自無而有。或自粗而精。俱可相度土宜。生財利用。原料成熟。

人漸於勤。故勤工爲一要。無水利無以利農。則湖河宜闢。水之大者曰淮曰沭

曰豐曰睢曰渦湖之大者曰碩項曰桑墟曰成山曰青冢曰張莊曰呂孟曰微

山曰赤山曰昭陽曰青伊曰駱馬曰倉基曰雁麥曰連汪曰峯山河之大者曰

泡河曰薛河曰沭河曰彭河曰澮河曰沱河曰潼河曰

武河曰蓄薇曰白洋以上均統所規畫之界內而言無運道無以利工商。則

鐵路宜築。輪船宜行。無電報無以利工商。尤無以利兵。則支線宜次第連屬。無

貲本無以利工商。亦無以利農。則銀行宜大小貫輸。故通商爲一要。農工商兵

皆資學問。專科之始。尤重普通。有普通而後可宣上德。有普通而後可肇國民。

宜省先立一師範學校。縣各立一高初等小學校。是二校者。皆宜官貲。官既倡

之。政用強迫。手工徒第。學亦宜先。庶幾標本兼圖。緩急不匱。民智苟啓。民生自

昌。國不患貧。何至患弱。故興學爲要中之尤要。然亦有二難。固塞之區。有同草

昧。百道並進。以舉事。一日千里。以致思。非忠非勤。非廉非信。非強立嚴毅。不能

植基。不能圖成。則得巡撫難。政需人舉。人需學造。專科成家。全國無幾。必溝通

新舊妙識機宜之才。乃能共開物成務。錯節盤根之業。則巡撫得人難。練兵須財。製造須財。補助農工商民業。須財多。宜五百萬。少必三百萬。國帑既窮。民力尤絀。則籌款難。論者苟以外患內憂爲無傷。徐州之行省。尙可不建也。則二便四要。誠不敵三難。若鑒於二便四要。而以爲不得不建也。有人有財。雖有三難。直可旦夕舉之。昔人言守長江者。必先守淮泗。規山東者。必取道徐海。此固爲有長江與山東者言之。今英德已入吾室。而操吾戈。與吾共長江山東之利矣。然則能爲山東之利害者。何地。以淮制江者。何地。寧有以易吾徐州之說乎。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周書曰。慎固封守。春秋楚戍彭城。所以塞吳晉之通。晉城虎牢。所以阻鄭楚之合。詹嘉備秦人而守桃林。女寬備子朝而守闕塞。可爲知設險者矣。春秋莫強於秦。其入郟也。歷晉地五百餘里。以與楚爭。而晉人不知禁其襲鄭也。歷周晉山谷二千餘里。以薄偃師。而周晉人不知詰。主無固圉之謀。敵得無人之境。不知設險。效乃至斯。一秦且不可。而況置兩秦於吾肘腋之間。如之何不虞不備乎。吾懼徐州不日龍爭而虎鬪。迭進迭退。芒碭大澤。我

之伏莽梟徒。又乘機竊發。或不免舉足左右。以爲敵用。爲東三省之續也。故爲此議。

代某給諫條陳理財疏

清光緒三十年甲辰

竊自庚子遘亂。賠款峻增。益以練兵戡匪學校警察之需。每歲溢出二千數百萬兩。部臣與各疆臣無可籌畫。則請開捐。不足。又請行膏捐房捐。又不足。乃請提州縣漕米平餘。亦可爲搜括無遺矣。而前上兩年每交賠款之時。上海商市大爲掣動。拆息之大。爲從來所未有。推原其故。由於輸出之銀太多。商市因之窘蹙。屈指賠償之期。未至十一。而上下交困。勢已如此。過此以往。何堪設想。國家以民爲本。州縣爲國家牧民。非特取之於民者。旦旦而伐之。爲非計。卽牧民之官。而不能使其寬然自給。自愛者將益縮手。而不敢有爲。不肖者必且分外巧取。而其病仍中之於民。胥天下之民不聊生。其禍且將牽動外侮。而危及宗社。此有志之士所爲腐心而瘋憂者也。而兩年以來。膏捐房捐官捐所得幾何。部臣與疆臣於此數捐之外。別有所籌者何事。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舊

時之政所取之財。原以供舊時之用。今環球萬國之政日新。我已不能固守其舊。而仍沿前朝之舊法取財。其取困亦必至之勢矣。是謀變法當先謀變理財之法。尤宜謀變理財而便民之法。臣請先舉五大端。爲我皇太后皇上陳之一。同度量衡。勿論其爲三代聖人之大法也。今列強之國。其一國之中。亦無不同者。且一國政權之所寄。視之至重。日本有度量衡稅。爲此業者。有製作修覆販賣三等。皆須官準。初報時納身元保證金。其數自一百圓至五百圓。其稅法以製器之價作爲百分。再加二十四分。以二十四分之一爲稅。取民不多。而行法至一。擬請宸斷。飭下部臣。度用工部營造尺。量用漕斛。衡用十六兩。由部精密較準。銅製各數十具。發交各省布政使。照式精製各數十具。分發各州縣。置官衙大堂爲式。仿日本法。分製造修覆。領賣爲三業。或兼或獨。聽民自報。給予執照。每一執照稅視日本保證金爲損益。願兼領三業者。卽納三照之稅。製成及修成後。呈官勘準烙印。然後發賣。度則竹木牙骨革布皆備。量則金木皆備。衡則天秤臺秤桿秤皆備。其稅宜輕。私造私賣者。其罰宜重。稅輕而罰重。則私造

私賣者計較不值而不爲而有照執業之人各以利害切身之故而助官訪察新制既行凡民間向來隨俗通用之度量衡一例銷燬不許私用用者有罰約計中國四萬萬人以一萬萬人各賣一器多寡均計取稅二角亦可得二千萬圓而執照之稅不與焉以後歲收之稅不與焉度量衡同而後中國之農工商務可得而言農工商務可言而後理財可得而言或謂各省各府州縣度量衡由來不同承行已久一旦改制民多不便不知所不便者欺心牟利之姦商於戶口中占最少之數其以爲便者占戶口中最多之數也且白手而索人之捐與附物而征人之稅事理孰順較量捐稅所得孰多是皆不待智者而後知不待勇者而始決臣謂變法理財而便民者此其一一畫一銀圓推廣銅圓二者亦國權之所寄也入其國用其幣知其國之有主尊而不可犯所謂權也各國內地皆用本國幣唯通商口岸間用各國銅銀圓今議鑄中國銀圓者輒有持每圓重一兩之說其意主於一國有一國之幣制然如其說通商口岸必不行用勢必更鑄與各國等重之銀圓在官則徒多一層折之煩在民則仍有一流

通之障。必待一兩銀圓行用不通而後議改鑄。何如早爲畫一之省事而節費也。至與銀圓相消息者。惟恃銅圓。中國三十年來。錢之銷燬於煙具器皿者。不知凡幾。至近五六年。而錢荒之患乃大見。錢荒則貴。每一銀圓賤至八百。內地有不及八百者。江浙各省設局鑄造銅圓。然江南蘇州皆禁止不許出省。上海亦禁止出口。上年年底沿江各外府州縣市面爲之大擠。民間視省城銅圓儼若異國。各督撫之自視疆域亦儼以一省城爲職分之界。失國體而病民生。莫此爲甚。臣愚以爲鑄造銀圓不妨每省一局。或一總督一局。若銅圓則宜各道及鹽運司常駐地方分局鑄造。卽由各道及鹽運司管理。開創之始。官款難籌。則招商墊辦。機器廠屋鑄本一切估定。由官擇殷實有聲望之紳商承辦。每月鑄造若干。銷行若干。按旬報官。外運則由官給照。每年所得餘利。除去開支。分作四成。以一成報效。湊解京餉。一成撥充地方興辦學校警察之用。一成提還墊本。一成歸商。作爲花紅。訂明墊限。或七八年。或九十年。酌定一期限滿之日。機器廠屋全數歸公。由官自辦。墊限之內。公家應爲保護。不得聽他商攙奪。則

民間農工商實業。有疏通之益。無虧折之損。而國家於墊限之內。可得多數大宗之報效。墊限之外。又得現成完備之全廠。臣所謂變法理財而便民者。又一變鹽法。本朝鹽法。一仍前明之舊。若至今無梟。豈非府海完全之上策。今則梟徒充斥。其所販之鹽。幾及官鹽之半。梟之勝官者。在以無稅敵有稅。官之不能制梟者。在以無法爲有法。蓋梟賣無稅之鹽。即可破官防梟之法。官憚於變法。則藉有名無實之法。以苟安。由是而言。豈特鹽法敗壞不可收拾而已。梟之禍。且懸於眉睫。愚臣博訪周諮。求變通鹽法之計。僉謂鹽敵在散。救散用聚。聚之法。惟有設廠煎鹽。就場徵稅。可行。稅就場征。則不論何人。皆得爲商人。皆商皆稅。則梟於何有。無梟則防於何有。此外如運法。銷法。一切酌量變更。凡向之私而無稅者。皆可有稅。向之爲緝私而多費者。皆可不費。合中國產鹽地計之。一出一入。殆可歲得數百萬。或者謂國家近數十年。每有大用。率取給於運商。今變新法。則有困舊商之慮。不知設廠轉運。一切新業。可儘舊商先行入資。舊商所短。補以新商。是舊商換其名。而無損於實也。臣所謂變法理財而便民者。

又一。一迅籌公海魚業公司。中國瀕海之業。魚鹽並稱。然魚則農兼爲之。其專爲漁者。窮海荒島無田可種之民。無大資本者也。各國則視魚業爲關係海權最大之事。其領海界限。視精遠之礮彈所及爲止。今已由三海里漸展至十海里。所謂領海者。平時捍圍邊警及戰時局外中立之界限。亦卽保護魚利之界限。兩國分界處。往往以兵艦守之。美國於距海岸十二英里內。且行檢查。每有因爭漁界而開釁者。其鄭重海權如此。頃聞膠州灣德商在上海招集中國漁業公司。其全數一百七十萬。先集一半開辦。其法用電燈繫網下沉海底。仍繫表於網。以測魚來多少。爲起網之節。用漁船六艘。運船一艘。共七艘。先集洋股。洋股不足。許華商附入。夫德人所租指定膠州灣。膠州灣外。非其所應預。今張而大之曰中國漁業公司。侵我國之海權。奪我民之魚利。上下受損。名實俱虧。曾未聞南北洋大臣有何策畫。以爲抵制。臣愚以爲凡奉天直隸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七省。各宜自設漁業公司。由各省督撫就各省紳商中。慎舉聲望地位與此事相當之人。集股設法。擬章試辦。一面由外部知照該國駐京公使。

援據公法轉諭該商令無相溷公司事成各省派兵艦爲之周巡保護其費由漁業公司酌量籌助在國得財政進步之方在民得實業擴張之地在國際則保有海權在外交則稍伸公法此則理財而且寓銷萌便民而益資固國矣一改上海製造爲商辦就設高等工藝學校臣查此局創議於故大學士曾國藩而創辦於故大學士李鴻章當時本有權宜之說直爲憚事久而不遷自甲申甲午庚子海上有警此局危象乃時時在人心目之中前年督臣張之洞在安徽宣城縣湯池地方相度基址議遷此局可謂有識持異議者謂機一折便爲無用建廠購機一切資本須五六百萬方能下手目下經費奇絀何從得此巨款凡此之說臣竊以爲非計中國之學西法也自兵始日本之學西法也自工始自工始者學其用機器並學其造機器學其用機器故有各工藝學校學其造機器故有各鐵工製造場工業進而後及練兵此日之所以能強也自兵始者舩礮槍械悉購自人閩之舩廠江鄂之槍礮廠或一歲而成數百槍或二歲而成一艦至於農工商實業機器無一不購自外人上自大臣下至士庶率貪

便宜不肯用心。此中國之所以不振也。臣今爲標本兼顧上下兩利之計。請飭兩江督臣遴派幹練之員。將上海製造局地基值若干。全廠房屋值若干。機器值若干。船塢值若干。備件及一切什物值若干。一一查對原帳。按照時值及已用年數。分別估明折實。招商承辦。折實之價。以半變賣。以半作股。變賣之價。分起提取。卽爲移建新局之用。作股之款。將來或永遠合貲。或改作存款。分年計利提還。臨時由南洋大臣斟酌核議。上海之局。卽爲合衆公司之工廠。專以一廠製造槍礮。官爲認買。其餘分三大宗。一鍊金廠。兼鍊鋼鐵板。一船廠。專造輪船。一實業機械廠。專造各種農工商利用之機械。卽就局中特立一完全之高等工藝學校。庶幾治標則官局有移建之資。治本則工學有振興之藉。惟是上海一局。臣訪詢衆論。約計成本在千萬以外。折舊估計。至少亦五六百萬。半作變賣。半作股本。亦須得商股五六百萬。乃能應償值合貲營運之用。非得衆望素孚之人。不易集此巨款。而肩斯重任。應請飭南北洋大臣合力協謀。以圖之。此則理財於軍政之大計。而便民於實業之前途也。綜計以上五項。若戶部

與各封疆得人。合計十八行省。每歲所入。多可千萬。少亦可數百萬。卽不盡得人。而朝廷但期必行。明定章程。飭下各省循章舉辦。信賞必罰。以策其後。度其所入。亦當優於膏捐房捐官捐之數。愚臣抑有所過慮者。日俄之事。在我本無完全中立之理。今爲假息偷安之計。以此自解。將來必有中國極難應付之問題。施之於我。我不籌其大者遠者。而爲此纖屑苛細之爲。外何以應逼迫於強鄰。內何以免阽危於宗社。臣備員臺諫。既有所見。不敢不披瀝直陳於聖主之前。伏乞皇太后皇上外揆時變。內斷聖心。勅賜施行。以定大計。宗社幸甚。民生幸甚。臣無任戰栗屏營待命之至。

爲滬公堂案致江督函

清光緒三十一年乙巳

頃電計達。綜計茲事。事實上應爭之綱要二。曰亂由演說起。曰匪由租界外入。此彼族之言也。曰亂由公堂違章押女犯於西牢。印捕監守公堂。及誤罪黎黃氏。曰匪從租界內起。不從外入。此我華人之言也。事實苟定。乃有理論。理論上應爭之綱要二。曰孰收租界人民之稅。孰任保護治安之權。曰平時界內外居

往來往人民如何區分如何管轄。理論明則案定矣。今之困難在昔之英使止聽英領及工部局一面之言。而我之地方官所據事而爭者。外務部始終未曾達於英使。一若我已理屈而默認者。故來文訖不提公堂隻字。否則雖甚恃強。豈無一二語駁辨及之。今則英使已易人。即明知之。而我外務部未嘗有言。自以仍沿前所詰問要挾之語爲利事。隔年餘。外務部卽爲失晨之鳴。可不承認矣。爲解此困難計。必使事實上彼我二說並立於世界耳目之前。乃有結束如何能忽然並立自應用求而用查。顧英使之所爲查。用其按察使與我滬道。滬道之所爲查。請各舉公正一人。由所舉之人又合舉一公正人。就英人思想研究之。利與我直接不間一人。可以逞其專欲。就我國勢研究之。利不與英直接。中請非中人。英請非英人。又合舉一非中非英人。是中間有二三國人。庶事有可證。理有可憑。勢有可掣。滬道所籌良當。然既非英所願。英必不允。是有說以折之。曰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某日所開之公堂。乃各國公共公堂。而違章啓釁者英之領事。若我認是日爲英所獨有之公堂。各領事必不允。曰事既在公

共公堂限內違章啓釁。英人是第一位。據章爭論。中人是第二位。中避嫌疑。請非中人爲公正人。英亦應避嫌疑。請非英人爲公正人。有二公正人合舉一公正人。而我地方官前之所據事而爭者。乃得與英使要求所據之言。並立於世界耳目之前。故曰滬道所籌良當。窺外務部諸人者。昏而懦。昏故欲犧牲一湖南袁海觀。而不知直犧牲一大清國上海道。懦故此案忽提內。忽推外。今猶幸其推外也。若早在內結事。已掃地盡矣。此事爲中外萬耳目所屬。此事在公手。是第一次。宜用解牛之手段。對內用切綫之界說。對外棋局既正。庶可布子斂神固志。以待開壁。外部無能難公。外人亦無能難公也。

兵不學何能衛國。弁目不學何能管兵。若不先養成弁目。募徵兵之名。希圖速成。則入伍者大率市井無賴。其弊與舊軍招募相等。安能有用。

統計學方能量出爲入。何以能行此統計學。惟有先令各省各州縣實行測量輿圖。編訂戶籍。上兩事。乞公圖之。并陳。

爲滬公堂案再致江督函

清光緒三十一年乙巳

瑞道昨始得晤警察。遵卽籌辦。學生未畢業之先。請暫向北洋調用。章程續訂。呈公堂事。瑞道非不願查。以事系公堂。釁起於英。而人命財產所關。不止中英。若但由英按察與滬道查。不足昭公允。故堅持中人須請非中人。英人須請非英人。會查俾英無所逞其專欲。而外部遏絕未咨英使之公堂案等證。可以發見。所籌頗具苦心。現在英使屢催。所有上年實在情形。外部有不能復之勢。然誤實由於外部之不復。外間不能代爲受過。目前據實電外部轉咨英使。更無辦法。餘函詳。

爲抵制美貨事致袁直督函

清光緒三十一年乙巳

吳世兄北去三日。適自江北至滬。心所欲言。略屬奉致一二。不審達聽以否。美禁華工。非常虐待。夙自美歸者。皆如此言。華人同聲抵制。徧各行省。此等國民知識。文明競爭。五年之前。所不敢望。幸而有之。是宜養成。以收贊助政府之效。所謂贊助。有正有反。正助有力。反助尤有力。公此次請禁華人。不用美貨之議。與當下外交手法極合。是公目光靈處。愚以爲公自行公政策。各省華人自行。

各省華人抵制之策。兩面相夾。正合飛箝掉闔之用。將來銷敵強權。漸回國勢。正宜神明此策。惜政府不能如公之靈敏也。外人好以我專制之法。削我專制之助。未宜墮其術中。爲公計。止發一疏足矣。海內外人已皆知之矣。不可有第二篇。萬幾決於公論。此對外之正鋒。立憲之首要。上年公謂未至其時。亦自有識微之處。今外度日俄之前途。內揆徐劉之近效。針鋒相值。似當其可矣。曩言萬世在後。萬史在前。今更爲公進一說。日處高而危。宜準公理以求衆輔。以百人輔。不若千。千人輔。不若萬。萬人不若億。與兆。自非有所見。不爲公進此一言也。且公但執牛耳一呼。各省殆無不響應者。安上全下。不朽盛業。公獨無意乎。及時不圖。他日他人構此偉業。公不自惜乎。慮吳世兄不能盡述鄙意。謹再言之。不能寫孤懷之百一也。盛熱伏祈勛履倍萬珍愛。

辭謝農工商大臣見招答友函

清光緒三十一年乙巳

前辱損答。文采鉅麗。慰諭綢繆。如響薄劣。何以堪此。比復承教。以響於鄉里。實業粗有所立。欲更集合。連藝入都。創設公司。開通北方之利。閣下之於響。可謂

愛忘其醜。而於歐州商戰之大勢。中國足以自強之本原。亦可謂籌之至審矣。嘗自丙戌後。卽思致力於實業。而無所藉。一試蠶桑。八年乃成。乙未丙申紡廠之設。正以人事乖舛。遂被牽率。非始願所敢肩任。旣營紡事。乃思開拓棉植。是以續興墾牧。旣念有實業。而無教育。則業不昌。乃導源於師範。師範所傳。實萃羣校。不廣實業。則學又不昌。乃推波於鹽油麪阜諸業。自乙至甲。已及十年。所成曾有幾何。更歷艱阻。殆難數計。約略言之。則有三難。有三不及。事非貲不成。非效不集。非力創不能。徒口立信。此事雖效。不能彼事之通。則集貲難。業無專學。士鮮苦志。先事無儲才之力。當職鮮堅忍之才。紗油諸廠。昔恃一友。今恃一兄。開墾興學。此恃一弟子。彼亦一弟子。外此非無謹篤穩慎之儔。要皆腹背叢毳之任。則求才難。事不上通。不行。情不下通。不成。一事之始。上則官紳之謠詠。一影而存聲。下則黠桀之猜嫌。強言而弱色。昔之開墾。今之疏河。下撓之。昔之航業。今之鹽業。上撓之。非張八面之鋒。不足當萬矢之的。則禦侮難。願雖無窮。智實有限。事非素習。理想易惑。則才力之不及也。年逾五十。鬢已星星。一牋必

出於手裁。一事皆馮於臆決。寐不過三時。食不及兩盃。客輒忘姓。語輒忘時。則精力之不及也。通海及崇里幾二百。江寧滬上。時須親赴。一處兩旬。動已兩月。每一易處。則信使屬途。每一遠行。則涼暎已質。比又有鎮江之電燈。宿遷之玻璃。朋輩相邀。辭不獲已。既畫之諾。豈得旁觀。則日力之不及也。坐是三難。更三不及。其爲顛瘁。可以概知。顧外侮之日棘。愴國勢之阽危。軫我友之卬須。念嚶鳴之雅義。褰裳赴命。詎非本懷。顧由前所云云。合之推挽之重。則不量而入。敢蹈茲愆。矧乃上都之地。非麋鹿所宜。踰濟而變。亦鸚鵡之恥。設一蹉跌。玷非一身。此又愛惜知好之微忱。不僅自惜羽毛之褊計。兩辰同年書。頃遵寄諒其所答。當已在途。其家果林蔬圃。大數百畝。圖書之富。壯於雲臺。入林之約。雖同而在家之食殊異。輒紅十丈。不知能重踏否也。往者邸堂之召。心實感之。設數年以內。所營粗立。自立部分。或得替人。則北征之賦。必踐前言。豈獨以報吾良友。亦必不敢終負我賢王也。率臆而貢。幸鑒區區。伏惟餐衛。爲世慎攝。

欲求實業之發達。民生之利賴。地方之進化。端自銀行始。銀行翕受資本。不限方隅。曷爲名江蘇。議自江蘇人發之。集一省之母財爲主以成之者也。集之之法奈何。一集本省各州縣地方公款。二集蘇省鐵路公司股銀十之一。三集本省及各省與江蘇交通之紳商共任招集之股。

地方公款以江蘇全省七十餘州縣計。公款富者積貲十餘萬。乃至數十萬。其不富者亦數萬金。今以每州縣二萬計。可得銀百四十餘萬兩。

鐵路公司已得五十餘萬股。計銀二百萬兩弱。十一得二十萬兩弱。本省及各省紳商願入股者。已得七八十萬。右項合計可二百四五十萬。

今試定公司資本爲一千萬圓。先收三之一。卽爲成立鐵路公司所有本省及各省紳商所願入。已一百萬兩強。若使各州縣紳士地方長官無所阻撓。慨然出向所存典存莊之款。共謀公益。成立可翹足待也。

地方公款入股之利害。爲今日一大問題。斯義不明。必有多數之懷疑。與意外之阻力。其懷疑條件。不出左開數項。

甲公款存典存莊可得常年八釐或一分之息入銀行股多不過常年七釐

乙公款備緩急之用入股後不易提撥

丙公款入股掌之者非盡本地人耳目既遠恐不足恃

解甲之說曰銀行者世界最占優勝之營業也中國母財缺乏市息較重上海
貲本家挾母財以營匯兌存放之錢莊基本不出十萬金獲利或稱是或十之
四五或十之二三彼其操術率皆信用借兌非若銀行之以貨作抵憑人作保
穩固不敗也一遇恐慌倒閉四出錢業首當其衝然而數年通計贏虧相劑有
增殖而無退縮謂銀行營業之獲利不必優於錢莊猶可言也謂銀行獲利不
得比於存莊存典之穩此非不才所敢知恐亦非我父老伯叔兄弟所肯信矣
論者或謂贏利厚薄非可預計但以入股官利與平時存放之年息相較盈絀
顯然公款爲歲支所恃年短之數於何取資就如其說以每縣二萬金計年短
息五六百金何至一邑之大父老伯叔兄弟之賢不能籌此區區之數而不圖
合此一省之團體況就一年計之或見爲絀合數年計之必見爲盈我江蘇父

老伯叔兄弟執地方經濟權者。無日不謀地方之發達。教育之普及。慈善業之擴張。卽無日不謀地方公共財產之增殖。其必不以不才之意爲無當也。

解乙之說曰。地方公款。大率用其息。不動其本。惟積穀款項。遇凶歉米貴之年。或用爲平糶賑濟。是所謂緩急之用也。查各國通例。地方會有得募集公債之權。今擬凡入股各州縣。遇有凶荒。得向銀行借債。以股票作抵。銀行或自借。或代募集。如是則入股銀行。無異藏之外府。不獨緩急可恃。抑可得多數之助。今年徐海災賑。寓滬紳商卽向戶部銀行挪款十萬。以應急需。不才對於此事。更生一至大之感情。以爲吾江蘇負繁富名。乃無公共儲積地。一有急需。號於朝廷。號於疆吏。號於各紳富。焦頭爛額。力竭聲嘶。其應者常不敵求者之一二。設有公共銀行。何至如此。我江蘇父老伯叔兄弟。當益曉然於公共積儲之不可無。組織地方財政機關之不容緩也。

如丙之說。殆不足辯。一公司成立。有董事。有查帳人。皆代表股東。以監察行政者。有董事會。有股東會。皆辦事人以營業情形。籌商股東或代表人者。此董事

及查帳人代表人。卽各州縣及各紳商所公舉者也。今日地方公款存典存莊。有多數監察之人乎。言乎足恃。則於彼於此。不煩言而解矣。抑不才更願爲我江蘇父老伯叔兄弟進一說。曰。我江蘇居揚子江下游。素以物產殷阜著。縮穀江海。又素以商業繁盛著。開化最早。文物足稱。又素以文明中心點著。然而言乎農民。則無蓋藏。言乎工業。則無特出之製造品。言乎商業。則上海一埠大營業家大貲本家。江蘇人乃不得占十之一。言乎教育。則學堂風潮迭起未已。欲謀普及。未知何時。我父老伯叔兄弟念今日世界競爭之烈。吾中國前途之危。與吾江蘇地位之幼弱。當必有愴然不安於心者。今者鐵路雖有公司。於各省爲尾聲。卽於吾江蘇爲雛形。無資本何以圖發達。自鎮江以達淮海徐中間地產所蘊。多至不可計。無資本何以能發現。江以南之絲。江以北之鹽。皆吾江蘇天然產。比且日益凋敝。無資本何以言改良。凡規國之貧富。皆視商力之所至。以爲衡。惟一省亦然。閩廣人商力及乎南洋各島。寧波人商力及乎中國各埠。吾江蘇商人。乃不出跬步。日蹠躅於一城一市間。無資本何以謀擴張。明詔預

備立憲。立憲基礎。首在地方自治。自治須有資本。資本須有團體。而非合一省以爲團體。何以謀自治之統一。非組織一省財政機關。何以謀一省團體之凝固。不才敢爲我父老伯叔兄弟正告曰。銀行者農工商實業生計之母。而國民進化之階梯也。江蘇銀行者。我江蘇農工商實業生計之母。而江蘇人進化之階梯也。

今約各州縣每邑多者。出公款三四萬金。少者一萬金。入江蘇銀行股。其應得權利。別見招股章程。茲事體大。恐我父老伯叔兄弟或有懷疑。故爲論說如右。我父老伯叔兄弟將有意乎。其遂無意乎。則視乎諸君鄉土之觀念何如。非不才所敢斷言矣。

爲運動立憲致袁直督函

清光緒三十二年丙午

自七月十三日朝廷宣布立憲之詔。流聞海內外。公之功烈。昭然如揭。日月而行。而十三日以前。與十三日以後。公之苦心毅力。如水之歸壑。萬折而必東。下走獨心喻之。億萬年宗社之福。四百兆人民之命。繫公是賴。小小波折。乃事理

所應有以公忠貞不貳之心。因應無方之智。知必有屈信盡利者。偉哉足以伯仲大久保矣。吳武壯有知必為凌雲一笑。而南壇漢城之間。下走昔日之窺公。固不足盡公之量也。欽仰不已。專書述臆。願聞宏愷。

為時政致鐵尚書函 清光緒三十二年丙午

自頃賢雋還朝。章奏流播。軍政之肅。綜覈之公。冠絕疆吏。海內翕然想望風采矣。乃者聖人簡畀聰明。特進公於樞要密勿之地。左右出納。相我明廷。政使之行。鹽法之論。海內視聽。頓若發矇。微公忠貞亮哲。亦孰能贊此大猷。逖聽以來。不勝欽仰。謇畸散之人。辱承眄睐。江寧謁別。禮意殷肫。命有所見。以時奉白。是以李鎮之事。不揣冒昧。臚其官狀。用廣德心。公不督過而又恕之。以是益服公休休之雅。今者日俄之和。雖成。中國之患益逼。修政與學。練兵造路。明農勸工。通商賠款。八者事事均關重要。非通籌全局以圖。則枝疏節解。必至顧此失彼。國勢若久病。何可頻誤。感公之知。輒以愚慮所及。貢行政理財之綱要。立憲之不可復緩。固已。海上歐人以華人不用美貨。為文明抵制。漲力甚速。忘我立憲。

觀是乃愈不可緩。中日較近，宜法日。日師於德而參英，宜兼取德英法美不同。略觀其意而已。試行宜即從東三省始。此行政之事也。理財則首在鹽。鹽宜設廠聚煎而就場徵稅。今私與官之銷相半，或曰過於官銷。若聚煎而就場徵之，昔之私，今乃官。昔之梟，今乃商。歲入決可增倍，而隱患頓減。廠以各舊商合資爲之，運亦以各舊商合資爲之。舊不足則益新，若商非真愚，必知其利所不利者。上至戶部山東司，下至督銷之道，緝私之弁，今即不能遽盡更革，何妨奏令南北洋仿日本鹽田改良法，各設一區試辦，辦而有效，更議漸充。次在同度量衡，戶部設一總局，各省藩司設一分局，官制而頒於州縣。法兼采日、日之行政法規中有之。此理財之事也。是二事者，大可歲增入數千萬，小亦千萬。公行此三事而天下之計定矣。軍國之福，實倚賴之。豈惟公之盛德大業燭天漢而貞金石也。仰高陳賀，懷仁效忠，伏祈垂察，惶悚惶悚。

上度支部大墾淮徐海荒地爲規復海軍及地方自治教育費基本說

清光緒三十四年戊申

要政待舉者無窮。尤要者尤宜亟舉。言其表則海軍爲尤要。言其裏則地方自

治教育費爲尤要。

如諮議局如各分科大學

然非有財政之預備。則一節且無從而舉。何有

於兼籌表裏也。今籌海軍者。惟聞司農仰屋而嗟。籌地方自治教育者。惟聞疆吏扼腕而歎耳。間有爲仿行他國各種徵稅之謀者。不外取於工商。然工商之本在農。農困則工商之本先撥。亦有爲田賦附加稅之謀者。是又直取於農矣。然農會未立。農學未興。農業未振。而徒於茫無知識。終歲勤動。勞苦之民。而括之。無論其或激而生事也。即使令行如水。而所加必不能遽如日本郡縣人民之擔負。是一州縣所得。且不足供一州縣自治教育之歲需。更何論經營海軍之大計。舉全國上下盱衡時局之人。焦心勞思。終無一策。如時局何。亭林有言。國之興亡。匹夫有責。一日不死。不得不引以爲恥。夫國無政不理。政非財不舉。顧竊以爲財政之要。須審度國家政治歷史。人民生活程度。以爲衡。若強援歐美。強國取民之制。以組織不完全之法。施之觀念不同。救死不贍之人民。而責以擔負。削趾適屨。所傷實多。未見其有濟也。今日中國國家度支。恃稅與釐而

已泰西各國則稅爲大宗而國有產業亦占歲入一部如森林礦產恆有以國家基本經營者日本維新多利用之又不足乃募公債以吾國人民生計之瘠母財之缺乏與其取之於茫無知識救死不贍之人民何如略籌資本經營榛蕪開闢利源國有產業之歲入增則國民擔負之喘息減喘息減則無疾視政府之心而一切新政得以安行而徐舉此非與民爭利之說所可同年語也

夫吾國之榛蕪亦大矣姑無論蒙古西藏東三省莽莽無垠礦產之蟄伏森林之日削矣日人瞰我蒙古者方以爲蒙古宜農將越俎而取代卽以內地各行省論以各行省荒廢未墾之地論其可經營者不可僂指計謗蘇人也請論江蘇大江以南介揚子江與太湖與皖省其間山脈連亘之區濯濯童山居其大半可興森林之地甚多官紳熟視或以爲利遠而置焉與言淮徐海開墾強有力者假公以營私愚無知者聞其言而失次耳不知水土深厚地力肥美視江以南有過無不及徒以人民安愚習惰無賢長官提倡於上無賞本家經營於下坐使平時棄貨於地沮洳荒穢極望數十百里爲游歷之外人所訾笑一有

凶荒死亡枕藉。此亦諺所謂坐臥於千倉萬箱之中。而束手餓斃者矣。

今試舉見聞所及。淮徐海三屬可墾之地。綜其方域。約略計之。可分為四方域。最廣者。洪澤高寶召伯湖第一。自前年大災之後。湖益加墊。就泓浚深。俾足容水。涸其淤灘。可得田數十萬頃。海州阜寧兩屬之葦蕩營地。及其餘之荒灘第二。地有已墾有未墾。或尙未隄。未渠未生蘆葦。次第經營。可得田數萬頃。徐屬

駱馬微山湖灘地第三。治當如洪澤高寶召伯而工較省。舉其已涸與易涸者。可得田一二萬頃。黃河運河灘地第四。地為鄉民私墾者。殆已十之八九。未繳價。未升科。官吏以是為劫持之方。中鮑之券。釐而正之。可得田萬頃。每畝繳價

差別上下。約以一畝五角平均計。凡得田至少可十四五萬頃。洪澤高寶召伯姑以十萬頃計

得銀至少可七百萬圓以外。雖然。取利必須貲本。必須得人。必須計時。今將舉右列諸目。同時并舉。人才貲本時間。皆苦不逮。無已。差其難易。試先籌辦。則海

州阜寧之葦蕩營第一。葦蕩營者。黃河南徙時。為南河總督所建設。分地蓄葦。以資埽工。營制分左右。置守備千總以下等官。額設樵兵數百名。按兵徵葦。今

黃河改道。營成虛名。昔日之灘。墮爲平陸。半已私墾成熟。半尙植葦。計在萬頃以上。外有擋潮圩。圩外尙有較高之地五千餘頃。此外較低之地。可以隄而田者。稱是。至於濱海。未可卽隄之地。一望無際。不在今日計畫中。按地繳價。平均約計。可得銀一百萬圓矣。駱馬微山湖灘地第二。黃運河灘地第三。合計約二萬餘頃。按地繳價。平均約計。可得銀百萬圓。洪澤高寶。召伯湖灘地。廣工多地。廣則事不易集。工多則費不易供。其效遠者。圖始益難。其利廣者。阻力益衆。較之葦蕩。駱馬微山。黃運河諸地不同。故舉辦當第四。以世界日與風潮相持。最難開墾之地。殆無過於通海墾牧公司。以通海墾牧公司例。葦蕩營。通海開墾。須十年而小效。十五年而大效。葦蕩營五年可小效。七年可大效矣。通海墾牧公司股本三十萬。葦蕩營倍之。已可。通海墾地不足千頃。葦蕩營且二十倍而強。此可推而知之者。至於駱馬微山。相度地勢。舊法可用。人力可施。需本卽不甚鉅。黃運河灘。則久成民業。但得其人。因勢利導。董而理之。收其繳價。覈其升科。而事已畢。不甚費資本也。

然則爲海軍計。爲江蘇地方自治教育計。如何而兼籌貲本也。曰用公司法。從經營葦蕩營始。則先言葦蕩之所需。如須銀六十萬兩。則析地爲十成。以六成爲國有之海軍產。以四成爲地方有之自治教育產。任貲亦析爲十而四六之。各以貲本。各得其應享之利。亦憲政之實行。世界之公理矣。而國家所出六十萬之六成。但收繳價三之一。卽已相當營業之利。孰利於是。駱馬微山黃運河灘。可以聽民安業。國家不預。涸洪澤高寶召伯諸湖。則須集貲。當用開墾葦蕩營例。國家海軍產得六。地方自治教育產得四。

其入手之辦法如何。曰請特簡專員董督第一。葦蕩營爲樵兵之所稗販。官吏之所享用。豪強之所兼并深矣。不有事權。無以消疏。無以約束。曰測繪第二。葦蕩營地連兩屬。界錯民竈。不先詳測繪圖。無以定界。無以息爭。曰計工第三。若何築隄以捍相當之潮。若何闢渠以瀉相當之水。若何分區以授相當之農。不爲計工。無以集貲。無以辦事。曰集貲第四。比通海墾牧公司所用。約計六十萬。推測之數也。測繪定計工畢。則確數得。確數得而貲不集。無以舉事。且測繪計

工須用卽須賞。若何分任。亦宜豫計。曰訂課農徵租法第五。通海墾牧公司限田授佃。凡佃一戶少或十畝。多不過四十畝。凡耕耨培壅收穫。皆有畫一之程。比較之法。而海州阜寧民俗之習慣。不能盡同也。徵租之多寡。視所產之豐瘠。亦視產值之高下。又不能同也。若何可仿用。若何當變通。非因地因時熟思而審計。不能得事理之平。不能收推行之利。不訂法無以持久。

凡此數端。皆計畫之大要。論者或以爲難。夫以數十年荒蕪不治之地。數百戶蟻蝨叢垢之區。一旦爬梳剔抉。釐而正之。詎云不難。顧將畏其難而坐視規復。海軍豫備地方自治教育之無藉乎。抑當有人任其難乎。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因循偷惰。而欲坐致富饒。是何異却行而求及前人。古今中外。無此前事。養生長是邦。見聞較切。又曾於通海海濱集合公司。首創墾牧。稍稍有所經驗。數年以來。雖程工至瘁。得效至苦。然竭蹶圖維。未敢弛也。況以國家之令地方之情。通力合作而從事乎。以是爲蒙古西藏東三省倡。不亦可乎。往嘗以是陳於陶齋尙書。亦頗踴之。未暇卽舉。今諮議局及工科大學。行且并立。事會已

迫不辭冒瀆。略貢臆說。惟采擇而施行之。其詳細規畫。如蒙派員南來。協同勘度。當更次第。臚陳。無任悚企待命之至。

代蘇撫條陳規復海軍疏

清光緒三十四年戊申

竊自環海交通。五洲萬國。非海陸軍相輔而強。不能立國。而海軍與敵相見。尤先其關係。視陸軍爲尤重。籌辦亦視陸軍爲尤難。邇來外交益棘。國勢益危。聖明有鑒於海軍之復。不可以已。迭諭樞臣議籌的款。規畫大綱。又特簡親賢。閱擇軍港。薄海人民。亦莫不知朝廷視茲事爲當務之急矣。而造端闕大。又莫不視爲艱鉅之問題。夫所謂艱鉅者。將士之人才。艦礮之製造。籌備之經費。三者而已。將猶心膽也。士猶手足也。心膽失效。無以當手足之設施。手足不強。無以表心膽之作用。臣見報載海軍大臣之分年計畫。亦自條分縷析。然以三者之事實計之。尙慮其陵節而施。終於欲速不達也。請爲我皇上次第陳之。我國前此南北洋所轄。亦嘗有完全之軍港。堅固之軍艦。造艦有廠。造槍礮有廠矣。歲養數萬人。糜款數百萬。占軍政之一大部。督其事者。著有戰績之故大學士李

鴻章分其任者。出洋曾學海軍畢業之學生。劉步蟾。鄧世昌輩。乃甲午一役。一敗塗地。堅艦利械。轉爲敵資。推求其故。則李鴻章誤用一浮滑不學之同鄉丁汝昌爲提督。而在艦之士卒不盡學生。是正犯兵法所謂將不得人。以兵予敵。兵不夙習。以國予敵之戒也。風雲渤海。念我國殤。防禦奧區。淪彼異族。事雖往矣。至可痛心。將圖亡羊而補牢。得不徹土於未雨。今議規復海軍。而三者無一備。是治病而不蓄艾。助長而事堰苗。臣誠愚。未見其可。請先言將士。勿論大將矣。上中各級。尙無相當之材。勿論佐尉矣。編列成軍。亦少養成之卒。借材既不。足訓。招募又豈盡宜。根本之圖。教育爲亟。爲海軍教育計。宜分三等。一沿海七省。先設海軍中學。從前水師學堂。止南北洋兩處。教科不備。成材不多。今未設之省。宜卽建設。已設之省。宜更擴充。選各高等小學畢業者爲學生。酌參高等學功課。而延長其學期。俾畢業後。得入海軍大學。此以移植樹木之法。養成將領之用。沿海七省。廣設初高兩等小學。蓋將弁之數少。而士卒之數多。日本及他國海軍。人人知兵。乃能人人尙武。使將弁有學。而士卒無學。必不能收指臂。

之效。是非使士卒同受教育不可。然漫無階級。安所得合格之學生。與之講戰守之方略。是非多設初等小學不可。然軍事雖可訓練而成。海軍究以習慣爲便。以內地人民與海濱子弟較。其狎習風濤。海濱必勝於內地。可以斷言。因地制宜。因人施教。是非就奉直東江浙閩粵七省瀕海之地。多設初高兩等小學不可。然海濱居戶。生計惟漁。人情薈於遠圖。狃於近利。以子弟入學肄業。求不可必得之報於將來。而先失其目前治生之佐。必非所願。昔故大學士左宗棠奏請編沿海漁團。彼不識字之漁人。且以爲有用矣。況更令驅之使學乎。是宜變通各國成例。此初高兩等均行義務教育。於初等則強迫漁戶子弟人人入學。於高等則必以初等畢業人數之三成入學。此以播種植苗之法。爲養成士卒之用。一沿海七省酌設商船專學。蓋并初高兩等小學六年或七年畢業。雖有中學爲遞升之階。如其資性體格不宜軍學。而不爲之所。於人民父兄遣子弟就學之心理。勢必有所妨礙。且其人卽不習軍學。但於駕駛管理諸法。稍有根柢。亦足供將來之需。故商船專學。其程度宜兼高等小學及中學。其學科宜

與海軍中學略有不同。海軍中學須兼注重於游弋攻守。商船專學但須注重於駕駛管理。三年畢業。覆加考察。如是則進可令爲兵。退亦可聽爲商。亦猶陸軍之後備矣。臣請更陳其辦法。夫初等小學視內地普通小學例。每學約額六十至八十名。建設費每所約須銀八百圓。每省百區。三年平均計。每年約得學生七千人。三年後每省得畢業生二萬一千人。合七省計。歲得四萬九千人。三年後七省得畢業生十四萬七千人。需建設費五十六萬。常年經費每一所約須三百圓。合七省計。歲需二十一萬圓。此項學校。卽就沿海七省。責成督撫籌備的款。督率各地方限年分設。爲官立之校。其中學兼高等小學之豫備。每省一所。建築設備費約銀十五萬圓。商船專學兼高等小學者。或先合閩粵爲一所。江浙爲一所。奉直東爲一所。建築設備費須二十萬餘圓。合計十校。建築設備費約銀一百七十八萬圓。歲費每校十五萬。約一百五十萬圓。此十校者。商船專學可於辦成初等小學後第三學年建設。海軍中學可於商船專學成立後建設。海軍大學期於中學畢業前二年建設。南北洋各一區。北洋須能容三

省中學畢業升入之學生。南洋須能容四省中學畢業升入之學生。規制宜閱。教科宜備。每區建築設備。殆非五十萬圓不可。歲費殆非二十餘萬圓不可。約計資性明敏體格強健之學生。自初等小學三年。高等小學三年。中學四年。大學豫備一年。大學三年。層遞而升。十四年而畢業。更出洋游歷或留學一二年。凡十六七年而將弁之才成。其人自八歲至十歲就學。學成年壯。正可有爲。此爲將士人才之計也。近世論中日強弱之根原者曰。日之所以強。變法從工入中之所以弱。變法從兵入。本末易位。緩急失宜。始謀不臧。終效乃判。識政治者以爲知言。中國初亦於福建設船廠。江蘇湖北先後設槍礮廠矣。無論沿用舊法。工藝不精。即使能精。而以一船廠兩槍礮廠。供全國海陸軍之用。恐日夜製造。積以十年。尙不足成一隊之艦。備十年之戰。爲速成計。必仍主船礮買自外洋之說。查日本變法圖強。興練海軍。在我之後。自其大興工學。獎設工廠。艦礮悉能自造。戰鬥巨艦。間有購自英國者。然每定造一艦。必派工科大學曾習造船科之學生前往監視。非徒防人之以下駟充數也。亦藉以增造船之經驗。歸

餉其後來之學生。使工學自得其師資。國財不至於濫溢。今我國從前海軍購艦購礮。所輸於歐洲各國者。已不下數千百萬。未嘗一謀自主之方。今規復海軍。而仍不自爲計。是欲憑藉以建固圉之威者。長此仰息於他人。而締構以善利器之工者。終古絕望於本國。西人論海陸軍爲一國實業教育發達之代表。今謀海軍。而艦礮所資。唯倚外人。是竭本國人民之資財。爲他國工業之代價。臣竊痛之。臣愚謂宜一面飭福建船政專重造船。慎用名師。廣教學生。講求新法。一面飭照前兩江督臣端方所擬設之工科大學。先設豫備科。後設本科。注重軍工。卽就上海製造局爲實習之地。一面飭擴充湖北上海槍廠。一面獎勵凡能造船之商廠。指令分任精造兵艦所需之機械。授圖定式。驗力程功。人苟各專一藝之長。我卽可集衆長之效。卽礮身礮彈槍筒槍彈。亦可分令承造。按其所有機械。每日能出之數。由官授式。監督驗收。工獲競爭之利。卽懲勸有所施。官嚴約束之方。卽流弊無所出。一面飭於各省產鐵地方。興鍊鐵廠。江蘇徐州利國監之鐵。宋已著名。產同大冶。臣嘗訪求諸湖北鐵廠經理人。亦云利國

鐵質至佳。誠得貲本三四百萬。即可開鍊鋼鐵。何況山西煤鐵富甲天下。但得農工商部實行提倡保護補助獎勵鼓舞衆商。又爲之酌稅則之宜。謀交通之便。工商之業。豈有不蹶然而興者。如是則料爲中國之料。工爲中國之工。造成之艦礮。爲中國之艦礮矣。此爲艦礮製造之計也。綜計以上兩端教育費。分十五年規畫。第一年沿海初等小學七百所。約須建設費五十六萬。第二年至十五年。每年經費約須二十一萬。十五年凡三百十五萬。第三年建設商船學校三所。約須六七十萬。第四年至十五年。每年經費約須三十萬。十二年凡三百六十萬。第四年建設中學。約須一百五萬。第五年至十五年。每年經費約須七十萬。十一年凡七百七十萬。第八年建設大學。約須一百萬。第九年至十五年。每年經費約須五十萬。七年凡三百五十萬。總凡十五年建設費三百三十一萬。常年經費一千七百九十五萬。統凡二千餘萬。製造費分十五年規畫。凡福建船廠湖北上海槍廠擴充費。約須二三百萬。擴充所須常年費。未能豫計。約二百萬。工科大學設備費。約須三十萬。每年經費約須十餘萬。十五年約須一

百六七十萬。徐州山西開礦。以提倡補助法行之。約須二三百萬。計亦達一千萬之外。合共須三千數百萬圓。以數論。則三千數百萬圓。視今日籌備所須一千八百萬兩。幾增十分之四。以力論。則今所籌備者九年。以十八行省平均計。每省歲籌二百萬兩。臣所擬者十五年。以十八行省平均計。每省歲籌不及二百萬圓。力以分多而見輕。事以豫久而益立。此籌備經費之計也。抑臣更有請者。則親貴子弟必相其年齡。使歷京師高等小學。而海軍中學。而入大學。庶平日儕伍士庶。共競長於學問之途。臨時任用將弁。得不謬於臂指之使。歐洲各國太子無不習海軍者。此與中國三代時元子入國學之制正同。而俄之大彼得圖創海軍。且投身他國船廠練習工藝。讀歐史者。至今以爲美談。朝廷誠銳意圖強。尤不可不注重於此。顧或者謂外侮之來。日劇。協謀之患。孔多。不有海軍。不可爲國。十五年之豫備。爲時太迂。臣之愚。則以爲惟其劇也。尤不可不鞏其基。惟其多也。尤不可不厚其備。使以爲劇。以爲多。而急遽張皇。猝求速效。恐將士以非所習而不精。艦礮以非己有而易竭。計慮不密。適以長強隣玩視之。

心防守未完。詎足折彼族方張之勢。昔勾踐報吳。謀之二十二年。普魯報法。且歷六十餘年。彼陰鷲梟桀之君相。豈必心悅。甘爲人屈哉。范蠡有言。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完。不可強成。必有以知天地之恆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也。古語曰。將飛者翼伏。將奮者足踟。將噬者爪縮。將文者且樸。臣伏願我皇上。廬敵國外患之憂。勵臥薪嘗膽之志。勸戒海軍大臣。重慎圖之。若教育未興。人才闕乏。卽有堅艦利礮。誰能用之。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經傳所言。良足爲戒。不。僅民力已窮。搏節而用之。爲可念也。臣世受國恩。涓埃未報。方深君憂。臣辱之。恥。豈有畏難苟安之心。唯審量時局。粗有見聞。曷敢不以千慮之愚。供邇言之。察。是否有當。伏候聖明采擇施行。臣不勝戰栗屏營之至。

上度支部葦蕩營開墾後說

清宣統元年己酉

因淮海頻年災荒之酷。而圖有以救也。故有開墾葦蕩營田之議。夫開墾非可苟焉而已。比爲序開墾之大要。十有二如下。

一照諮議局議案。組織阜海開墾股分公司。開墾葦蕩等處荒地。

一蕩地兼營竈官言之約共二萬餘頃。葦蕩左右兩營原有地畝冊。凡在冊內者爲兵地。冊外爲官地及竈地。

甲應分別繳價。不繳價爲二。兵地竈地。不須繳價。官地照海州荒地例繳價。乙兵地價格照地方通例。略分五等。向時承業之人。或願照等領價。或願以

照等之價附股。或附公司繳價。仍舊執業。而按畝認攤開河築隄等費。并照公司酌定普通分區之規畫。各聽其便。

照通海墾牧公司百畝爲一區。亦可就地方情形變通爲每區

二百畝

丙查明樵兵欠餉。由公司核實給還。以代繳價。

丁查明竈地畝數。分給竈丁承佃。公司給予牛犁籽種住屋。以代繳價。

一先行測量。測量後繪圖區畫。

一區畫先大幹之河渠。次分支之溝洫。又次爲道路。

一墾種以有關於紡織之棉花爲最要。雜糧次之。

查光緒三十四年海關貿易冊進口貨通計四萬餘萬萬兩。紗布一項占九

千七百數十萬兩。報關通例。照估本六折至九折不等。以八折平均計算。紗布一項。實有一萬二千萬有奇。而紗又占四千五百餘萬。以出口之棉花及各項飛花一千三十餘萬兩抵除之。進口之紗。尙有三千四百餘萬兩。以價核紗。以紗核花。須增棉產一千二百萬擔。以花核地。以地核平常之歲收。須增產棉地二千四百餘萬畝。方足抵進口之紗。若更欲抵六千三百餘萬進口布所用之棉。卽須更增地二倍。爲六千八百餘萬畝。故農產之重要。無過於棉。

一墾熟後按則升科。不得少於軍需實收之數。

一原佃概不更易。但須遵守公司畫一之墾章。

一守備以下弁兵。擇其年力富強。老成穩重。不染習氣者。分別派任墾務及巡警之事。

一新漲官灘。均與左右營相錯。應呈部請由公司逐漸開墾。以期一致。

一不論官紳士民。皆可入股。墾成計地十三成。以十成歸股東。二成爲新墾地。

方自治公產一成爲始終在事得力人酬獎

一公司界內竈地亦照此例仍以酌量地勢無碍鹽場爲要指

一大概辦法參照通海墾牧公司前後章程

凡所以爲此計者無他卑塞易潦之地不疏通之不足以去害也鹵莽而耕之農不統一之不足以興利也不使窟宅爲生之人有所得不足以去阻也不使展轉承業之人無所失不足以勸從也揭欲舉事人之心宣露於屬耳目之衆亦旣如此彰彰矣而自始議至今時閱一年督部以咨提督提督則歷陳樵兵之欠餉當給而爲數多焉業戶之受產已久而收地難焉以飭運司運司則又陳鹽池之慮妨碍焉鹽法之慮牴觸焉夫葦蕩左營屬海州凡樵兵五百七十三名右營屬阜寧縣凡樵兵五百七十一名每名每年得餉錢十四千有奇其營官守備以下馬乾廉俸年約八千餘千合計每年二萬四千餘千耳設自明末本朝雍正初旣裁旋復舊無額餉例歸外銷外銷之原則取給於黃河溢地之屯租淮揚道司之每年額征五萬餘千積久而疲

征僅及半。而猶與支數相當。遇荒則或僅征五六分之一矣。此欠餉之所由來。然計自光緒三十四年。至今時。不過三年。錢不過十萬千耳。其地則冊載左營六千三百餘頃。右營六千一百餘頃。凡一萬二千四百餘頃。黃河未徙以前。每一人例繳草三千數百束。東圓周銅尺三尺六寸。較通行裁尺九三折黃河既徙而北。則草無所用。而兵故不裁。地可以耕。而兵乃轉賣。買者又轉賣焉。而仍兵名。端緒誠紛。固未嘗不可理也。至於鹽池。則宜濱海。鹵氣厚。而沙層緻之地。內地距海遠者。不宜產鹽。與其荒廢。無寧墾種。與其聽無規則之墾種。無寧爲有秩序之設施。然而此移彼復。歲月遷延。不聞規畫之章程。不見測量之布置。忽焉而聞度支部欲墾矣。忽焉而聞總督欲墾矣。忽焉而聞提督欲墾矣。風說不一。此在行政者。又忽焉而有豪強隱阻之說。忽焉而有營兵不服之說。忽焉而有腥羶其間者。展轉運動。不墾而仍舊之說。傳播不一。此在社會者。其最可異者。則部裁葦蕩營。而提督請留。竊揆請留之意。或者藉是以資墾。未敢臆斷。要之國苟有人。卽不應使境有荒地。墾自有法。尤不應

聽人便其私。苟我政府我行政長官而能墾我社會之強有力與羣依賴之人而能墾爲之測地勢之高下而溝之洫之。量海潮之強弱而陂之防之。度原野之廣狹而井之廬之。審土質之墟壤而區之物之。別農產之貴賤而哀之益之。相農俗之勤惰而勸之策之。教導而齊一之。有次第。有規則。有信用。有精神。則我人民之賴之者。不論其爲政府也。行政長官也。社會之強有力與羣依賴之人也。尊之貴之。皆如盲之杖而跛之輿。寒之衣而飢之食。建議人所希望。寧有加於此哉。如其不然。我政府我行政長官。惟是貪繳價升科之利。一切聽占領人之自爲。而漫不爲之規畫。我社會之強有力與向所羣依賴之人。惟是護其隱占廣種之便。一切趨小利以爲慣。而絕不知有改良。則各省之號稱墾牧公司者。亦比比矣。究其設計可言者。幾何。成績可觀者。幾何。而後者蹈前。苟且相襲。毋乃斲大木而小之匠。用豨苓引年之醫。建議人誠不願聞。誠不願聞。夫諮議局乃言論機關之地。本不得自墾。建議人無銅山金穴之藏。亦豈能獨墾。既曰公司。則盡人皆可投貲者。奚爲師刊印不

封之智而示天下以不廣聞者得毋謂建議人有所忿而爲是說歟夫建議人之於墾也則且欲爲黃鵠之舉覽天地之圓方葦蕩營榆枋焉耳未暇必飛而搶之也

爲時政致度支部尙書澤公函

清宣統元年己酉

前以擬墾淮海荒地電屬葉郎中陳鐵尙書轉白左右後以規畫大概具說令胞姪仁祖入都詣呈當先後上澈鈞聽所以屬葉郎中者上年葉曾以鐵尙書命令南來有事曾詢以政府規復海軍之措施而鐵尙書領陸軍部固當規畫海軍之地也旋以葉電素擬墾辦法適胞姪入都故具說令呈並呈肅邸均未奉復頃晤王丹揆京卿詢及此事比又爲說大概王京卿意籌辦海陸軍其籌款在度支部不如徑由度支部與地方合營此事此與法制甚當不知京卿之說何時得達上公又作何規畫審請先以管見陳之審之始念蓋爲江蘇一省計江蘇號稱財賦之區然軍興以來迄於今日人民竭蹶以供軍國之用者幾當天下之半財力亦匱矣以言實業實業未興以言憲政憲政方始使生利

之事無聞而分利之事疊至。魴魚鱗尾。民何以堪。夫欲長國民之程度。必先長國民之知識。知識何自而長。則普及教育是已。教育何由而普及。則籌集地方自治經費是已。地方自治之綱領。則諮議局也。而諮議局所需。茫然無着。至海陸軍爲國民愛國程度最終之結果。求其結果之良。益重人民之擔負。原始要終。一言以蔽之曰。籌款。籌款在分國家稅與地方稅。而其法有徐有疾。有輕有重。有直接有間接。勢未可並日而營。欲不並日而營。而庶幾集事。則惟有一面籌一省公共財產之基本。一面籌一省分認擔負之方法。所謂一省分認擔負之方法。則各種稅法也。而所謂一省公共財產之基本。舍開墾荒棄之地外。尙有何法。有此基本。則公共之團結力固。而分認之擔負力輕。而土無曠廢。民有事業。又自治之首務矣。此嘗之夙願也。然則合一省之力圖之可矣。何爲而必希望於大部。此其故一在本省團體之力薄。一在墾地豪強之勢重。民爲一事求官之助。官處客位。其勢恆隔。官與民合爲一事。官亦處主位。其情易聯。如是而已。比在江寧設諮議局研究會。紳士有知其事者。或謂應援據法理。作爲省

有而要求官助歲輸所入之若干。爲相當之報効。或謂應以三分之一爲國有。三分之二爲省有。其投貲亦準之。二說皆有依據之理。審則以爲不論如何荒地必應開墾。官與民必應相顧。乃能成事。乃可云憲政也。其如何辦法。須先求上公與肅邸計定。是否派人南來合議。或竟聽一省自圖。如所謂省有之說。此計定而後可呈部。可測量。可計工。可集貲也。所派之人。惟上公與肅邸裁度。審絕無成見。專此布悃。無任屏營待命之至。

請速開國會建設責任內閣以圖補救意見書

清宣統元年己酉

昌言瓜分中國之說。二年前曾一見於德報。日人之圖統監中國。則於其大隈重信。錢別伊藤博文。統監朝鮮時。昌言之。亦見日報。彼時我國人民稍有愛國思想者。卽相與扼腕憤歎。而聞我政府及政界要人。則以爲是特空言而已。未必果有是事。今年則日人占築安奉鐵路發見後。又有占及吉長之說。未幾又有傳說東西列強在海牙公會。密議對待中國政策三條。其最後者爲統監財政。前二條蓋不忍言。八月初旬。錢恂陸增祥先後密電外部代表。各省鄉士大

夫及於商埠。皆驚相走告。幾於無人不知。憤歎之聲。雷動姦合。有識之士。束手旁皇。以爲外則海軍未立。陸軍不足。海疆要塞。不能自固。船艦槍礮。聽命於人。內則至艱極鉅之責任。悉加於監國一身。政府俯仰委蛇。曾不聞有所設施。足以分監國之憂勞。而輕天下集視於監國之責望。欲求一非槍非礮。非艦非雷。而可使列強稍稍有所顧忌者。實無其策。於是擬請速開國會。及組織責任內閣之議。各行省乃不謀而同。其立言有激烈。有和平。其宗旨主於愛國。則一分二義。述其同意如下。憲政館立憲之預備。定開國會。期以九年。以各省地方財政。與人民知識之程度。參差不齊。必一千七百餘州縣自治之事。一一按年表而行。至於完備。而後開國會。卽加多於九年之外。豈得爲迂。然列強之欲逞志於我者。則正恐九年之後。全國人民合力拱衛國家。必將難於專制時代。但劫持一二政府大臣。卽可行其強權狡計。而愈以促其及早摧我之政策。我不爲備。而惟是循序以進。是何異揖讓而救焚。其爲不及。可以斷言。故救急之法。惟有請明降諭旨。聲明國勢艱危。朝廷亟欲與人民共圖政事。同享治安。定以

宣統三年召集國會。未至期以前。設有大政諮詢。并得開臨時國會。一面飭憲政編查館。速將議院法及議院選舉法。提前編定。限半年告成。以備應用。如此則各省素有學問熱誠愛國之士。其對於監國益感而奮。而加意研求。亦可使列強知我有民氣。爲後盾之預備。即使列強統監財政之說發生。我國會有詞焉。外交則賠款已過之八年。並未嘗分毫短少。即各部所負之債。亦未至不可分償。不得以債權迫我。內政則各省有諮議局。即各省財政之監督。萬國公法寧有獨立帝國而受外人干預財政權者。此請速開國會之同意也。萬世一系有國家者之至願也。永享太平。世世不見有改玉改步之事。又人民之至情也。然我中國歷史之所從無。則以專制政體。君上獨負治亂安危之責任。平時百僚庶尹。一切行政。陽爲奉一人之命令。而陰竊其威福。一旦有事。則諉過於上。而謝其責。而禍乃中於國家。今世界立憲國之編制也。曰皇位神聖。毋侵。曰萬世一系。求之中國冊籍。以爲理論。則有之耳。以爲頌美。則有之耳。絕不見有此事實。立憲國何以能之。其立法也。曰責任內閣。責任云者。以內閣代君上負責。

任焉耳。責任專於內閣。而君上日臨而監察之內政有失。則責內閣大臣焉。外交有失。則責內閣大臣焉。中外人民之觀聽。羣傾注於內閣大臣。凡爲內閣大臣者。但稍有知覺。決不能如向之持祿保位。泄沓自安。且其地處於可進可退。卽有桀驁不馴之才。亦受責於舉國之輿論。而無所容逞。是有人代負責任。而君上乃安於泰山。君上爲責任所不及。而又有國會在。下助君上以監察。此代負責任之人。而神聖之號。光於日月矣。較之君上獨負責任者。其安危難易。何如今皇。上冲齡內政之弊。外侮之棘。又中國二千年所未有。千危百險。舉以困我人民所倚望而敬愛之監國。各省有識之士。均甚惜之。故惟有請明降諭。旨建設責任內閣。稍分監國之憂勞。此請建設責任內閣之同意也。或者慮人民之程度未至。政府之籌備方新。速開國會。則囂雜無益於事。請質言之曰。國會所以備列強非禮之侵。豈有拯溺救焚。而可以諉之程度不及。遷延觀望。以待將來之理。卽政府之所謂籌備。其與國會有直接關係者。惟速訂議院法選舉法二事。其餘各事。多不必於召集國會之前。粲然皆備。并有候國會成立之後。

而籌備益易者。統監之說。既有所聞。舉國將墮於巨焚大溺之中。而可瞻顧迴翔。不爲之備乎。或者慮今日能勝責任內閣大臣者無其人。請質言之曰。必欲得皋夔伊呂管葛房杜爲大臣。則豈惟責任內閣可不設而已。禍至無日矣。與爲高論。無寧擇於今之大臣中。稍有學問。閱歷。明時事。爲衆論所與者。舉而畀之。不勝任。則固可更置也。不猶愈於亦各大臣而無責任者乎。各省輿論。既不謀而合。有志之士。又觀感而興。往年上書請願之舉。不期而集於輦轂之下者。十有餘省。今且有繼續而至者矣。雖朝廷有種種之限制。而彼之爲此舉者。必各省志節之士。各挾一愛國監國之血誠而行。其必欲達此意於監國。決無旁顧。而區區之心。則竊有微慮。請更申之。中國前代痛國之危。而身負斧鑕。上書言事者。一二賢豪而已。國家甲午以後。庚子以前。冒世不韙。而感慨言事者。亦猶少數人耳。自我德宗景皇帝立憲之詔下。而天下人民。乃漸有與國家共戚均休之思想。乃漸有政治法律之理論。是今各省紳士志氣激奮。千百爲羣。固由我德宗景皇帝至仁至聖之心鼓舞而來。設請願而行。天下固頌監國之友。

愛仁明益有以振天下之士氣。側聞都察院新章。士民上書之限制甚嚴。是欲塞天下之口也。設請願之來。竟格於院例而不達。至於再。至於三。或達而不獲請。亦至於再。至於三。恐內外將有不美之觀念。一二激烈之士。將以爲國家負我。決然生掉頭不顧之心。和平之士。將以爲義務既盡。泊然入袖手旁觀之派。當預備立憲之日。忽使士類灰愛國之心。可乎。不可。此可慮之在內者一。歐人涎我國爲商場。防我立憲有國會後。不便於攘臂爭權利者有之。日人料我立憲終不成。國會終不能開者有之。今各省紳士。請速開國會。建設責任內閣。不行。各國知我人民與政府之不協也。歐人將利我政府之不願開國會。而益懲政府重其壓制之力。日人將利我人民國會之不獲得請。而益激人民生其反動之力。皆勢之所必至。此可慮之在外者一。今日國勢。猶處風雨危幕之下。波濤漏舟之中也。上下相顧。大小相扶。尙不知有濟與否。而羣嘿焉。羣覩焉。誠不知所屆矣。竭區區之愚。爲國家計。爲監國計。監國以我德宗景皇帝之心爲心。天下所知也。今先帝梓宮。旣已奉安。宜本則友之義。申立憲之心。不待臣民之

請卽以許開臨時國會建設責任內閣特降明詔宣示中外譬諸水也相其壅塞之無益而爲之川以導其流譬諸屋也知其罅漏之可虞而增之牆以厚其輔此立憲之通例而國家之大利茲尤其時尤其時也惟在監國睿裁毅然行之耳。

請新內閣發表政見書

清宣統二年庚戌

內閣成立海內人民奔走相告喁喁望治今又兩月矣東西各國凡新內閣成立之日必當發表政見方針既定庶政卽循是進行故能上下一心無所牴牾今兩月之間寂無表見何以新外人之耳目慰士民之屬望區區之愚有不能不效忠告於王爺與協理大臣之前者請鑒其愚誠而終聽之

中國何以需立憲何以不適用軍機舊制而改設內閣何以國務大臣必須負連帶責任不可不深長思也立憲云者通政府與人民之隔闕也改設內閣者統一各部之事權也連帶責任者聯綴各部分行政之方鍼而使之一致也今欲通政府與人民之郵必先通閣與部之郵尤必先通部與部之郵內閣成立以

來部與閣不相謀。部與部亦不相謀。與往日之習慣無以異也。行政何由而統一。庶務何由而進行。宜乎有內閣之名。而不能發表政見。政見不定。則人民之趨向亦徬徨無措。而簧鼓之徒。得乘隙以肆其詆毀。循是不變。國家前途之危險。有不忍終言者矣。今敢舉簡要之辭。敬陳於我公忠體國之王爺與協理大臣之前。一請發表政見。刷新中外耳目。二請實行閣部會議之制。三請與國務大臣並開幕府。遴辟英俊。是三策者。爲國家計。爲王爺計。爲協理大臣計。爲各部大臣計。皆今日必不可緩之要圖。試更分別陳之。

人民之於政府。蓄疑久矣。積疑生忌。積忌生謗。政府卽有善良政策。而無術可使人民相諒。則以我國政府對於人民。向無發表政見之事也。新內閣成立。士民之屬望。以爲必有新猷。可渙號於天下。遲遲又久。寂然不動如故。則向之屬望於內閣者。至此而愈以增其疑忌。上下相疑。國事焉得而不陞。國勢焉得而不落。故發表政見。乃今日急不可緩之圖。果能通籌全局。何者當與。何者當革。舉落落數大端。宣告於各部。宣告於資政院。使全國人民。一旦改易視聽。則此

後對於政府必能一反從前此之觀念。上下同心。乃可收一致進行之效。此發表政見之萬不可緩者一也。

雖然政見云者。非獨協理大臣一方面之政見。而國務大臣全體之政見也。未發表之前。應有化除畛域。統一機關之組織。既發表之後。應有互相提挈。合力進行之辦法。故非實行閣部會議之制。則政見既無從履行。即手續亦無能確定。同舉一事。此部與彼部辦法不同。同在一部。今日與明日方針忽變。以意見紛岐不相統一之國務大臣。與人民立於對待之地位。徒授人民以隙。予以攻擊之資料而已。而於國事曾不能有絲毫裨補。此實行閣部會議之萬不可緩者又一也。

閣部會議。關乎國家大計。國務大臣。集全國政務萃於一身。每日例行奏牘。已足紛其心思。一旦有重要事件。發生意外。臨大疑。決大謀。必有宏通明達之士。從容討論於平時。斯臨時會議。乃有至當之理論。與確定之方針。此即閣部大臣開府徵辟之說也。閣與部雖有屬官。要皆循資遷擢。未必皆有異材。故日本

國務大臣得自辟秘書不受次官約束者。卽中國幕僚之職。外人已先我行之。或疑京朝開府。日朝向無此制。不知專制時代。事由君上親裁。軍機止居參預地位。立憲時代。君主不負責任。內閣實總行政大綱。事變之來。非可逆料。非集思廣益。何以應世變而策萬全。此國務大臣開府徵辟之萬不可緩者又一也。以上所陳。發表政見。爲溝通政府與人民計也。實行閣部會議。爲溝通政府計也。廣開幕府。爲政府與人民及政府與政府溝通之補助計也。嘗十四年來。不履朝籍。於人民之心理。社會之情狀。知之較悉。深願居於政府與人民之間。溝通而融和之。但必政府先自溝通。先自融和。乃不爲人民所藉口。願我公忠體國之王爺與協理大臣。深思而善處之。山野之人。能言之而不能爲力。區區爲國之私。既有所見。不敢不言。言不敢不盡。謹說。

對於救國儲金之感言

清宣統二年庚戌

今閭巷之所傳說。報紙之所鼓吹。莫不曰救國儲金矣。救國危詞也。儲金美事也。就日內之所聞見。官紳之富。以至丐卒之窮。數萬之鉅。以逮一圓之細。未嘗

不豔而稱之曰某某若干某某若干然總核其數則去所懸之額遠甚且亦限于北京上海廣州數處僅有此百萬數十萬之數外此尠可稱者豈中國人愛國熱心或有或無或多或少如是其不齊歟推其本則國家無銀行各省外縣各市鎮無銀行無金融之機關爲之縮數而負其信託也本中之本則教育未普及而國家之觀念世界之知識有通有塞有大有小有深有淺也又其本則農工商實業蹈常習故不知發展人口繁生計促而力不足以好行仁義也今國之待救甚矣五千萬之數亦至少矣然試問此五千萬圓能尅日而集乎集矣將何以處之而後爲當乎此則不能無說

今夫我國固號稱四萬萬人民者以五千萬圓之額均之則人不及一角三分耳而據所聞見則儲金者多至數萬少則一圓是五千萬圓之額固甚尠少似萬萬十萬萬而不得爲鉅顧創此議者之定爲五千萬圓則固深知我國國民家族習慣厚封殖之常性又深知政府社會上下信用之未底於孚故設是五千萬之數以爲之準而不敢大言一若是則猶可幾及焉耳而果能及與否雖

創此議者固不敢必也。

夫我所謂須有爲之縮轂而負其信託之機關。創議者誠亦知之矣。救國爲目前之急。而國家及各省縣市鎮之銀行。決非平地一旦所能成立。必不得已而託諸中國銀行。中國銀行之信用何若。無意於儲金者。必不計度。其慷慨出儲金而付託之者。似信之矣。使其中苟有十分之一。或千百分之一。而稍有所疑。則此十分或千百分之一之影響於未有儲金者何若。其影響於中國銀行信用者又何若。不然則萬萬十萬萬可刻期而致也。胡距五千萬之差猶甚也。

信用云者。不恃勢力。其比例爲同等相受。猶言甲乙云爾。然苟非有維持之法。表示之道。則亦不足鞏固其信用。今籌救國儲金之議者曰。有事則爲國家之用。無事則爲海陸軍及教育之備費。有事無論矣。卽云無事。而海陸軍教育二者。皆直接消費而分利者也。以五千萬計。言教育不足支全國應設之大學。開辦經常等費。言海軍不足造一頭等戰艦。言陸軍不足當全國一歲費也。孔子之告冉有。蓋旣富而後言教。其告子貢則足食而後足兵。以教與兵。權富與食。

先後緩急之序如此。譬之樹然。教育猶花。海陸軍猶果也。而其根本則在實業。若驚其花與果之燦爛甘美而忘其本。不知花與果將何附而何自生。

然則此五千萬之救國儲金。果幸而滿額也。爲教育海陸軍之備費。不如其爲實業之備費矣。雖然。實業亦必有的。中日交涉發生以後。憤激而言抵制日貨者比比也。國際之交涉。商業之大勢。茲姑勿論。人之生也。賴衣食住。是故一縷一粟之所便。匹夫匹婦之所同。而一人之身。百工之所爲備。我仍其舊而不慕于外物也。則不必言抵制。我而自爲之不資於外物也。亦不必言抵制。爲其無所爲抵制也。且抵制云者。猶必我有可以相當之物。我而無斯物也。是所謂空言抵制。空言之效。揣我國人之心。理可齊。不可齊。度我社會之事業。可久。不可久。齊而久矣。是祛風邪之病。而不養其氣血。氣血虛則營衛疎。風邪終得而襲之。豈計之得哉。我之國。不有土地乎。有土地。則曷不改其農業而蕃其生產。我之人民。不各有耳目手足乎。各有耳目手足。則曷不奮興工作而給於商市。顧所謂農工商者。猶普通之言。而非所謂的也。無的則備多而力分。無的則地廣。

而勢渙無的則趨不一無的則智不集猶非計也的何在在棉鐵而棉尤宜先
曷爲先棉鄙人比輯海關貿易冊知每歲進口棉貨之代價最多者盈銀一萬
八千萬兩鐵之代價盈銀四千六百餘萬兩是以有棉鐵政策之計畫曾言於
政府惜政府不能用而外患漸迫切今日日增矣以我國人所需之棉織物論
卽有紡錠三百萬織機十萬架不爲多減之又減亦須于十年之內增百萬之
錠而是百萬之紡錠卽需資本五千萬圓今儲金所懸之額不過五千萬圓裁
足舉此一事何暇言鐵故不並言鐵而先言棉查東半球之紗錠據三年前之
調查日本有一百七十餘萬印度有三百五十餘萬今尙汲汲謀進步而各有
所增我全國合計中外人在吾境內者紗錠僅有八十萬錠比之日則二之一
比之印則四之一而且不足吾當時之計畫曾將進口棉貨之價值一萬八千
萬兩分析之爲紗布兩項則洋紗六十萬箱粗布斜文等一千五百萬疋也而
欲挽回利權則必需加增紡機九十萬錠一千五百萬疋之布粗斜平均計需
織機五萬架而仍須附設紡機七十五萬錠故紗機爲一百六十五萬錠也最

小之的欲於十年之內由政府獎勵而提倡以成之。不言抵制也。我苟日伸一縷則人市於我者必日縮一縷伸而不已。我自爲我奚必囂囂言抵制乎。況紗出于棉棉產于地則棉地宜廣也。棉種宜改良也。邇者政府於擴充植棉有獎矣。改良棉產有獎矣。雖已提倡要貴實行實行之藉且須社會別籌于五千萬圓之外我之爲是言得毋疑我隘乎。抑疑我有所蔽乎。必欲廣之無論五千萬圓之儲軍事教育可一歲而盡卽以是五千萬營鐵工廠若漢冶萍者二猶不足而我第一至大之漏卮仍不能塞也。故不如其隘也。且以是五千萬或不足於五千萬者爲之引而應聲而起者容尙有相差不遠之數是不足五千萬者或可望其足。苟及五千萬或將不止於五千萬。至是乃可以分營他業也。且吾料五千萬之棉織業興足抵五百萬兵之一戰而紡織業之人才且輩出焉。不必海陸軍而收海陸軍最終之良效。不言教育而厚教育發生之原力以是爲備備矣而不費。

抑有言者常人必己有餘而後及人其爲人之忠必不如其爲己。所謂人者蓋

統家庭戚友言之。若其於國知其關連身家者，子不得一知其關連而真實愛之者，萬不得一。此爲不能遽足五千萬圓儲金額之原素。設移一的以就之焉。則今之知紡織之有利者夥矣。獲預于救國之美名，而又獲衆人皆知之厚利。苟非至愚極蠢而力稍有餘者，其必崛興無疑。至其建設之地施用之法，又爲之指導，爲之計畫，務使其有百利而無一害。其觀念當有異於以海陸軍教育爲標幟者。且凡紡織業投資之數，皆成爲救國儲金之數，而五千萬圓之額之說，或不至于終虛。此則以鄙人投身實業二十年來所得之閱歷，爲籌救國之君子言之，亦自明其非蔽也。曷共圖之。

擬請提議照約速定裁釐加稅請秘密會議文

清宣統二年庚戌

查裁釐加稅之約，根本於辛丑約章。嗣經已定專約者，有英美日三國。旋忽中輟，久阻進行。論稅既多，自棄之利權。論釐則爲無窮之害。數攷辛丑約，原爲十二國公約。後來各定通商條約，未能萃十二國爲一團，以解決此項緊要條件。勢必各有磋磨，難於一律帖服。但自英美日三國商約定後，時越七年，竟無續

定之約。磋磨之曲折。非外間所能知。要之兩害相衡。取其輕者。苟可速其就範。則相衡以出之。今但陳加稅之利。與裁釐之尤利。爲政府作相衡之標準。惟速定乃可以救國。勿視爲姑待無傷斯得矣。

一先言洋貨稅。向定值百抽五。再子口半稅。以抵釐金。則口岸銷售洋貨。爲百分之五之稅。內地銷售洋貨。爲百分之七五之稅。較之免釐後。一律百分之十二五者。相去何如。这就表面言之。固無人不知者也。今試問口岸之洋貨。果盡入內地否。卽入內地。果盡完子口稅否。檢海關貿易冊。每年子口稅。能得正稅之幾成。觀其年短一年。不可不深求其故。凡口岸之洋貨。就地歸商店售賣。化整爲零。卽多不在應納釐之限。名爲化釐爲稅。實多化有爲無。蓋此子口稅之必不能符正稅之半數。自昔已然。迨今口岸日多。所接近之內地亦日益相懸。馴且洋貨止有正稅。幾無復子口稅。則併釐爲稅之文。將成虛設。洋貨則在其本國。大率免出口稅。銷至我國。完至輕之正稅。其子口稅則名完而實免。分運熟貨。固如是。採購生貨亦然。外商貨物。成本皆輕。足以制內商之死命。而有餘。

矣。今商埠尙未盡開。外人尙以遠涉內地。雖完子口稅而不免受釐卡稽延之影響。故勇於促我行裁釐加稅之政策。然就目前而論。已非辛丑年之舊矣。假令年復一年。各省或因自請開埠。或因外人來請開埠。門戶盡闢。則所謂內地者無幾。至時恐欲求申此免釐之約。外人且故靳其加稅之成言。而多方以支吾焉。何則。彼不受釐之害。轉可以釐害我國之商。我國商貨無一足與外商競爭。則外人通商之大欲遂矣。何爲而爭免以福我乎。若夫自憫國內之商。毅然裁釐。而亦不問有無加稅之酬報。在自強之道宜然。自今圖之。猶可併收洋貨加稅之利。則與其待前約日久而解除。爲救亡計。釐禍終不能不革。又何如及今急圖之爲愈也。

二次言釐捐。天下捐稅之弊。莫大於通過稅。以通過爲稅。惟不願通過。乃可與收稅者較量徵收之正當與否。蓋爲商旅之害者。不必以不正當之徵收。但以慎於徵收之名。稽其時刻。掣其裝載。解其包紮等等。此皆至正當之譏察方法。百里之地。一試再試。商人以資本所關。孰敢不另圖便利之策。黑費之鉅。什伯

倍於捐數立法之本意固毆之於此途矣此至不利於商者也捐稅尤莫患乎無可以覆按之標準如畝捐以田數房捐以屋數皆可覆按外國營業稅其業應以用人多寡為衰旺者則以所用之人為標準應用屋多寡為大小者則以所用之屋為標準應用資本多寡為軒輊者則以所用之資本為標準諸如此類皆計固定之標準以徵稅惟通於貨銷以後形迹毫無當其貨在途但需上下卡通連國家何由察其賣放之情弊此又至不利於國者也

不利於商不利於國者獨在中飽中飽之數試約而計之各省共若干總卡若干分卡各若干員司丁役之衣食於釐者大則每人歲獲數萬金以次而下至最少之衣食額亦必足於贍身之外贍及其家是以數千卡所用者奚啻數十萬人即所衣食者奚啻數十萬家數十萬家之人口又必有數百萬之多衣食此數百萬人者即非數千萬金所可了即以數千萬金計每年此項糜費已近乎國家一年之經入舉如是之鉅款以養此病商病國之徒國家何所取而為此且吾國釐務之害商若吾國永為無工作之國則其害猶較簡蓋天產品而

不加製作。則儘其所轉運之通過道路。受逐卡之剝削而已。至一經工作。則其始以原料入廠而釐之。其繼以粗製成第二種原料而又釐之。工業發達。則分功愈多。卽一物之成。可經多次之製造。而尙爲此物之原料者。是一物應完多次之釐。每次皆以通過之遠近而遽加也。是何怪工業愈勸而不興。洋貨益充塞於市耶。朝廷勸工之德意。薄海所仰。獨奈此阻遏工業之釐金何。

夫免釐非欲短國家之歲入。并非以洋貨加稅之所贏。抵此免釐之所短也。英約定免釐後。可收銷場稅。而不裁常關。美約定免釐後。并裁常關。而可加收出廠稅。此出廠稅與銷場稅。皆可核裁釐所失之額而定者。徵收之額。所免者。特通過時需索留難之黑費。而國家所倚而取給者。則雖免釐而仍由商人負擔之。商民爲自救計。國家爲興業計。皆不得不裁釐。而國家旣收加稅之利於洋貨。并不受裁釐之損於土貨。失今不圖。將加稅之約。且愈不可恃。而吾國自爲救亡起見。釐亦終不能不裁。否則聽其自然。而國民生理。同歸於盡。將謂得爲國家之福耶。哀痛迫切。謹以陳請。

爲東三省事復韓子石函

清宣統三年辛亥

奉二月二十三日手書。並東三省地圖一幅。反覆覽誦。愾然永歎。方壬午癸未之間。下走參預吳武壯公援護朝鮮。卽上書直督。請達政府。於朝鮮則有援漢元菟樂浪郡例。廢爲郡縣。援周例置監國。或置重兵守其海口。而改革其內政。或令自改而爲練新軍。聯我東三省爲一氣。於日本則三道出師。規復流虬。時張靖達公回粵。李復督直。嗤爲多事。閣置不議。乃自宛轉致於京朝大官。大官中獨吳縣潘文勤公常熟翁相國稱善。寶竹坡侍郎曾采以入告。孝欽詢政府。政府奉教於李。亦斥之。使當時李非昏髦驕盈者。卽不規復流虬。而於中朝創業之大計。稍稍措意。於朝鮮行我之第三四策。而因以經營東三省。安有日俄之爭。安有立韓覆韓之事。安有東三省今日之危。屈指是說。近三十年矣。今之後生。固無知者。卽當時士大夫知之者。曾有幾人。天下後世。誰復知亡東三省者。罪在李鴻章乎。今言之亦無益。然下走固不能不痛心切齒於亡國之庸奴也。錫帥自爲李完用第二所逼耳。前蟄仙回南。有勸錫帥引退語。下走大非之。

謂今日疆臣乃効死之日。非自全之日。卽明知有李完用第二。亦宜正告朝廷。東三省爲中朝陵寢之地。京師根據之區。某既在斯。惟知死守。朝廷必欲棄之。則朝褫臣職。夕卽就道。不宜自行引退。墮李完用第二術中也。不當勸退。螫先乃并阻下走之東。謂人方且棄其先骸。而子必欲顧人之破甑也。下走寧不知之。顧直不耐彼自號維新。人傑之鄰。專爲此尖酸刻薄無道德之事。而侮人以自快耳。東三省今日除大借債與墾實邊。寧有他種奇策。去年欲激動十八省。合往各領一地爲東三省助。而題前須組織地方銀行。須組織移植之總機關。而應者唯聞其聲。不見動作。空拳蹶張。其奈之何。秉三昨已入都。大約非得東三省借款事成。將不復去。下走以爲但能有債可借。卽明治睦仁自臨朝鮮之說實行。我國人亦當自興我東三省之墾。嗟乎。日亦困於無債可借耳。設有可借。東三省早不臘矣。而我之政府不晤也。頃方一再病瘡。稍當休息。四月擬一入都。轉而東行。人亦有言錦愛及葫蘆島事必辦。不解蘇堪何以又去。夫我之物攫於盜。力不能爭。則鳴於官。今東三省卽不能全守。亦宜一面進行。至不能

守而布告各國以盜之強占爲他日力圖報復之地不宜先成拱手讓人之勢而又籤名認爲贈送也惜我國會未成全國人民無一總機關近聞劾李完用第二第三者頗劇不聞疆吏有劾之者董龍是何雞狗恨無人能磔之也病甫強飯意之所憤言之不覺刺刺惟努力自愛

辛亥五月十七日召見擬對

清宣統三年辛亥

第一外交危險時期

國家海陸軍一時不能完備全恃外交應付得宜所謂得宜者在知事會之緩急輕重今外交危險時期約有三節請攝政王注意注意 第一期今年夏秋改訂伊犁條約恐俄人尙有提出不利於中國之條件於西北一帶藉啓釁端必令外交官預先詳慎研究以便臨時應付 第二期宣統五年爲英日同盟滿約之期日之連英計畫全注射於中國倘仍接續同盟於中國非常危險然以世界大勢論英日之交必不堅上年英國倫敦太晤士報館主筆在上海卽有英國社會多數人心理厭薄日本之語必預先布置設法以疏散之駐英使

臣尤須得人。第三期宣統七年爲美國巴那馬運河開通之期。日本爲爭太平洋權力起見。必設法在宣統七年以前。竭力擴張在中國之勢力。或有意外舉動。亟宜預籌防範。總之中國國勢在此四五年內。日日皆係危機。刻刻皆須防備。尤須望中國太平無事。方免外人乘機生釁。切求朝廷不爲大拂人心之舉動。

第二內政重要計畫

一須注重民生以實行憲政。憲政之要在合君民一體。各省連年皆有災荒。江蘇之徐海。安徽之鳳泗。受淮之災。十餘年來已經數次。美國去今兩年。助賑已二百餘萬圓。現又由其政府令赤十字會派人來爲測視。中國認其爲慈善事業。出於救災卹鄰。義亦可受。若以土地人民之大計委之他人。成何國體。嘗前在蘇省諮議局提議。先從測量下手。呈請總督奏明撥款五萬圓。豫先又養成測繪生數十人。本年正月已經開局測量。淮水關係安徽江蘇河南山東四省利害。須請朝廷注意。將來必須自行浚治。重視民生。各國方信朝廷實意立

憲又諮議局爲道達民隱之地。須得各督撫重視輿論。方足宣朝廷之德意。又須朝廷體察民隱。方能得輿論之真相。但得民心不失。則內政可修。外患猶可漸弭。二各種人民生計缺乏。卽憲政無由進行。若因生計而一有亂象。則又可引起外患。朝廷一面須將農工商各實業已辦者。實心保護。未辦者竭力提倡。以培元氣。國人但知賠款爲大漏卮。不知進出口貨價相抵。每年輸出以棉貨一項論。已二萬一千餘萬兩。鐵亦八千餘萬兩。暗中剝削。較賠款尤甚。若不能設法。卽不亡國。也要窮死。此須農工商部通盤籌畫。分年進行。三此次晉京。係爲上海廣東漢口三處商會所公推。專事組織游美商團。中美銀行及航業之事。現在中國祇有聯合美國爲外交最要之策。然政府組合。或有第三國之干涉。不如人民組合靈活穩便。且實業共同。較之空言結納。尤有用處。審尤願攝政王確定行政方針。督飭內閣總協理及各部國務大臣。認定政策。共同一致。實力進行。限期辦事。庶可以端內政之基。固外交之盾。

代魯撫孫寶琦蘇撫程德全奏請改組內閣宣布立憲疏

清宣統三年辛亥

竊自川亂未平。鄂難繼作。將士攜貳。官吏逃亡。鶴唳風聲。警聞四播。沿江各省。處處戒嚴。朝廷分飭。廕昌薩鎮冰。統率軍隊。水陸並進。並召用袁世凱。岑春煊。總督川鄂。剿撫兼施。其煩聖明。南顧之憂者。亦至矣。而民之訛言。日甚一日。或謂某處兵變。或謂某處匪作。其故由于沿江梟盜本多。加之本年水災。橫連數省。失所之民。窮而思亂。止無可止。防不勝防。沸羹之勢。將成。曲突之謀。已晚。論者僉謂緩急之圖。必須標本兼治。治標之法。曰剿。曰撫。治本之法。不外同民好惡。實行憲政。臣某臣某亦曾以是概要。上瀆明聽。顧臣等今日廣徵輿論。體察情形。標本之治。無事分途。但得治本有方。卽治標可以一貫。臣等受國厚恩。忝膺疆寄。國危至此。無可諱飾。謹更披瀝爲我皇上陳之。自內政不修。外交失策。民生日蹙。國恥日深。於是海內人士。愁憤之氣。雷動霧結。而政治革命之論出。一聞先皇帝頒布立憲之詔。和平者固企踵而望治理。激烈者亦降心而待化。成雖有時。因外侮之侵陵。不無憂危之陳請。然其原本忠愛。別無貳心。已爲朝廷所矜諒。惟是籌備憲政以來。立法施令。名實既不盡符。而內閣成立以後。行

政用人舉措尤多失當。在當事或亦有操縱爲國之思。在人民但見有權利不平之迹。志士由此灰心。奸鄰從而煽動。於是政治革命之說一變而爲種族革命之狂。而蓄禍乃烈矣。積此惡感。騰爲謬說。愚民易惑。和者日多。今若用治標之法。必先用剿。然安徽廣州之事。既再見三見。前仆後起。愍不畏死。卽此次武昌之變。督臣瑞澂夙抱公忠。其事前之防範。何嘗不密。臨時之戒備。何嘗不嚴。而皆變生倉卒。潰若決川。恃將而將有異心。恃兵而兵不用命。卽使大兵雲集。聚黨而殲而已。見之患易除。方來之患仍伏。有形之法可按。無形之法難施。以朝廷而屢用威于人民。則威褻。用威而萬有一損。則威尤褻。是剿有時而窮。繼剿而撫。惟有寬典好言。寬典則啓其玩。好言則近于虛。縱可安反側于一時。終難導人心于大順。況自息借商款。昭信股票等事。失信于人民者。已非一端。今欲對積疑懷。貳之徒。而矢以皎日丹青之信。則信已褻。不信而有違言。則信尤褻。是撫亦有時而窮。故臣等之愚。必先加意于治本。蓋治病必察其脈。導水必溯其源。種族革命之謬說。既由政治革命而變成。必能鑿其希望政治之心。乃

可泯其歧視種族之見。然苟無實事之施行，仍不足昭渙號之大信。今輿論所集，如親貴不宜組織內閣，如閣臣應負完全責任，既已萬口一聲，卽此次釀亂之人，亦爲天下人民所共指目。擬請宸衷獨斷，上紹祖宗之成法，旁師列國之良規。先將現任親貴內閣解職，特簡賢能，另行組織。代君上確負責任，庶永保皇族之尊嚴，不致當政鋒之衝突。其釀亂首禍之人，並請明降諭旨，予以處分。以謝天下。然後定期告廟誓民，提前宣布憲法，與天下更始。庶簧鼓如流之說，藉口無資。潢池盜弄之兵，回心而釋。用剿易散，用撫易安。否則伏莽消息，其機牙強敵徘徊于堂奧，民氣囂而不能遽靖，人心渙而不能遽收，眉睫之禍，勢已燎原。膏肓之疾，醫將束手。雖以袁世凱、岑春煊之威望夙著，恐亦窮于措施。微論臣等，臣等亦知急迫之言，非朝廷所樂聞。然區區血忱，實念國業艱難已甚。民情趨向所歸，既無名譽可沽，惟有顛隲是懼。是以甘冒斧鉞，不遑顧忌。如尙不蒙聖明垂察，則負戾滋重。惟有懇恩立予罷斥，敬避賢路，免誤國家。臣等不勝激切屏營待罪之至。

勸告鐵將軍函

清宣統三年辛亥

川鄂事起未及彌月而四海響應郡縣土崩九廟震驚社墳且屋自古迄今喪國未有若是之易者也嗟乎將軍得不思其故乎自先帝下立憲之詔三年以來政府之專己自逞違拂民心摧抑士論其事乃屢見而不一見於是人民希望之路絕激烈之說得而乘之而人人離畔矣往時讀史至於一代興亡之際未嘗不研究其故爲之掩卷而歔歔若論今日雖曰人事然何以當是時而生是人且參會焉豈非天命終極無從理詰者乎今大事已矣無可復言顧饗蘇人也以將軍之忠耿又嘗辱有一日之雅不得不爲蘇計爲將軍計且爲滿計願終言之世界進化首重人道人道之義天理之公也粵鄂難作其所藉口者二百六十年前之事也後果根於前因而荊州太原復有循環相生之因果其傷人道亦甚矣今蘇與滿之因果善之惡之在將軍一人爲將軍計當計其大與長一身之計小滿人全體之計大一朝之計暫滿族休養生息之計長北面再拜仰藥以殉一身之計也奮鬥効死使兩族生靈塗炭於兵鋒一朝之忿也

將軍才器實爲滿望。皆無取此。爲將軍計。擲一身爲溝瀆。小忠之事。毋寧納全族於共和主義之中。爲滿人多留一惡感。而遺以同盡之大危。不如爲滿人多種一愛根。而使之易世。而滋大。浙省宣布獨立。漢滿要約。不相殘害。已事可鑒。今蘇州亦已一律宣布矣。使彼此相見。不以干戈。生民之幸。兩族之福。將軍之所遺也。如其不然。亦將軍遺之。以將軍之明於事。豈願殘人道不顧以成己名乎。設慮漢人難信。有所猶豫。請亦仿浙例。聲明要約。事機危迫。敢布區區。伏望審察。卽賜還答。

致袁內閣代辭宣慰使農工商大臣電

清宣統三年辛亥

本月二十六日報載二十三日諭旨。張謇派爲江蘇宣慰使。二十八日奉儉電。簡謇爲農工商大臣。無任惶悚。自庚子禍作。迄於事定。前後賠款。幾及千兆。海內沸騰。怨嘆雷動。謇時奔走江鄂。條陳利害。須亟改革政體。未獲采陳。乃專意於實業教育二事。迭有陳說。十不行者五六。自先帝立憲之詔下。三年以來。內而樞密。外而疆吏。凡所爲違拂輿情。摧抑士論。剝害實業。損失國防之事。專制

且視前益劇。無一不與立憲之主旨相反。樞密疆吏。皆政府而代表朝廷者也。人民求護礦權路權無效。求保國體無效。求速國會無效。甚至求救災患亦無效。謬在江蘇。輒忝代表。瞠目橋舌。爲社會詰責。無可解免。雖日持國運。非收拾人心。無可挽回。人心非實行憲法。無可收拾之說。達之疆吏。而陳之樞密者。無濟也。諫行言聽之無期。而猶大聲疾呼之不已。誠愚且妄。今年內閣成立。親貴充任總理。鐵道國有之政策發表。謬適由社會公推入都。晤閣部臣時。復進最後之忠告。謂實業須扶。國防須重。輿情非可迫壓。愈壓則反激愈烈。士論非可摧殘。愈摧則憤變愈捷。一再披瀝。不留餘蓄。并以假立憲者真革命之說。傲之。而川省之事已起。趙爾豐之罔顧橫。謬復電端方。告瑞澂。爲進治本須疏通。治標須撫慰之策。而鄂難作矣。至江寧。且爲鐵良張人駿言鄂難須從政治根本解釋。鐵猶唯唯。而張不省。曾未彌月。而響已十二三省。人心決去。大事可知。方謬流轉江海。曉音瘖口之時。我之立憲。但求如日本耳。不敢望德。尤不敢望英。今則兵禍已開。郡縣瓦解。環觀世界。默察人心。舍共和無可爲和平之結果者。

趨勢然也。假使灤州兵士陳請條件沛然明發之諭。旨在要求國會之日。或內閣成立之時。容不致有今日之禍。今無及矣。且罪己之詔。方下。而廢昌漢口兵隊於交綏之外。奸淫焚掠。屠戮居民數萬於前。張勳江寧駐兵不在戰期。閉城淫掠。屠戮五六百人於後。其最慘者。凡無辮白帽結白辮線呢布褂褲之學生。及非學生。無不一律搜殺。外人觀戰之訾論。譯登報紙。無不痛恨廢張之野蠻殘酷。慘無人道。中國報紙更無論已。尙有何情可慰。尙有何詞可宣。使猶可以宣慰釋之。則聖賢亡國敗家之誠。盡屬欺人。史氏覆宗絕祀之紀。不足爲鑒矣。無已。再進終後之忠告。與其殄生靈以鋒鏑交爭之慘。毋寧納民族於共和主義之中。必如是。乃稍爲皇室留百世禋祀之愛根。乃不爲人民遺二次革命之種子。如翻然降諭。許認共和。使譽憑藉有詞。庶可竭誠宣慰。所有今日宣慰使之職。無效可希。不敢承命。至於政體未改。大信已漓。人民託庇無方。實業何從興起。農工商大臣之命。并不敢拜。謹請代奏辭職。

辛亥九月致內閣電

清宣統三年辛亥

內閣電敬悉。自武漢事起。卽持非從政治根本改革不能救亂之議。一月以來。焦思殫慮。廣邀時彥。博采輿評。徵之國土民族。驗之人心。覈之中西政治家之學說。審之各國君主立憲民主共和之適宜。而知此次事變之來。適與理會路索。謂國土過大。則中央之支配力。有鞭長莫及之虞。老子謂治大國若烹小鮮。此中國國土過大。宜於共和分治之說也。大抵君主立憲最宜於國小。而血統純一之民族。日本神武天皇之子孫。萬世一系是也。民主共和最宜於國土寥廓。種族不一。風俗各殊之民族。瑞士之二十五州爲聯邦。美之四十八州爲合衆國是也。瑞士民族論者比爲歐洲之縮團。美之國土廣袤不亞於中國。而民主共和之治。最稱瑞美。此之兩國。皆爲吾法中國豫備立憲。講求自治。累年而不振者。正以地方之財入之官。地方之權操之官。而官治腐敗。又適爲之梗礙。日本政治學者所謂君主政體之下。自治無由發達。今共和主義之號召。甫及一月。而全國風靡。徵之人心。尤爲沛然莫遏。激烈急進之人民。至流血以爲要求。嗷嗷望治之情。可憐尤復可敬。今爲滿計。爲漢計。爲蒙藏回計。無不以歸

納共和爲福利。惟北方少數官吏。戀一身之私計。忘全國之大危。尙保持君主立憲主義耳。然此等謬論。舉國非之。不能解紛。而徒以延禍。竊謂宜以此時順天人之歸。謝帝王之位。俯從羣願。許認共和。昔堯禪舜。舜禪禹。個人相與揖讓。千古以爲美談。今推遜大位。公之國民。爲中國開億萬年進化之新基。爲祖宗留二百載不刊之遺愛。關係之鉅。榮譽之美。比諸堯舜。抑又過之。列祖在天之靈。必當歆許。論者或以茲事體大。宜開國民會議。取決從違。竊以爲不經會議。而出以宸裁。則美有所歸。譽乃愈大。至於皇室之優待。滿人之保護。或閣臣提議。國會贊成。立爲適宜之辦法。揆之人道。無不同情。以上所陳。討論至悉。籌念至深。時機已迫。不及赴議。懇求代奏。速降明諭。以安大局。而慰人心。敢不竭盡愚誠。宣昭德意。設有不幸。而兵連禍結。陷生民於塗炭。或民心憤激。聯軍北上。損萬乘之尊嚴。此時雖敝舌焦唇。家置一郵。無從開釋。故敢及時効慮。冒死以聞。

復北京內閣歌電

清宣統三年辛亥

歌電敬悉。政體關係人民。應付全國國民會議。以業經辭職並非公推之一二人。與少數廷臣討論。斷無效力。現在各省表示獨立。若仍以君主名義召集。勢必無人承認。應先請明發諭旨。宣布尊重人道。不私帝位之意。以豁羣疑。而昭聖量。然後令全國軍民公舉代表。於適宜之地。開會集議。確定政體。及聯合統一之法。事經公決。國民自無異議。卽不至有紛爭割裂之禍。事機危迫。舍此無可和平解決。蹇於時勢。亦未能北行。謹請代奏。

附內閣復電

前因民軍起事。各省響應。九夏沸騰。生靈塗炭。特命袁世凱爲全權大臣。遣派專使與民軍代表討論大局。議開國民會議。公決政體。乃旬月以來。尙無確當辦法。南北睽隔。彼此相持。商輟於塗。士露於野。徒以政體一日不定。故民生一日不安。予惟全國人民心理。旣已趨向共和。大勢所趨。關於時會。人心如此。天命可知。更何忍移帝位一姓之尊榮。拂億兆國民之好惡。予當卽日率皇帝遜位。所有從前皇帝統治國家政權。悉行完全讓與。聽我國民合

滿漢蒙藏回五族共同組織民主立憲政治。其北京直隸山東河南東三省新疆以及伊犁內外蒙古青海前後藏等處。應如何聯合一體。着袁世凱以全權與民軍協商辦理。務使全國一致洽於大同。蔚成共和。到治予與皇帝有厚望焉。

建立共和政體之理由書

清宣統三年辛亥

國民程度與共和政體之問題

國民程度由一國之政治製造而成。國民程度製造品也。政治則機器。有共和政治。然後有共和程度之國民。美法革命。改建共和。皆爲反抗壓制事實之結果。非先有共和程度而爲之也。美苦戰八年而獨立。而其組織合衆國。亦獨立後屢經會議八年而成之。使其當日富有共和程度。不若是之困難矣。

觀此可知共和政體與君主立憲政體。不以國民程度之高下爲衡。而以國民能脫離君主政府與不能脫離君主政府爲適宜之取決。英之保存君主。以當日國民革命貴族與有力。日本之尊王。所以覆幕。皆國勢事實上之問題。與國

民程度無關也。是故國民未能脫離君主政府。祇有立憲。請求共和。不可得。既脫離君主政府。祇有共和。號召君主立憲。不可得。亦國勢事實爲之也。

國土寥廓。種族不一。與共和政體之問題。

國土寥廓。最宜於共和分治。以理論證之。盧梭民約論謂。凡國土過大。則中央之支配力。有鞭長莫及之虞。其勢宜於分治。歐美各國聯邦共和之制。實本盧氏以事實證之。美之國土廣袤。不亞於中國。而共和之治最先。成績最美。其明徵也。

種族之繁雜。莫過於瑞士之聯邦。凡歐洲各國所有種族。瑞士殆皆有之。論者比爲歐洲之縮團。然共和政體之固。政績之良。而絕無渙散紛爭之慮者。怵於外患而團體愈堅也。中國雖并包滿蒙回藏。而種族之繁。已不如瑞士。且滿回土地。已改行省。同化於內地。其能同贊共和。固無疑義。惟蒙藏二族。此時尙當酌宜制治。然由此破禁止交通之舊律。利用宗教政策。殖民政策。便之以交通。新之以教育。十年以往。殆不難與今奉天吉林黑龍江新疆諸省。並轡而齊驅。

美國亦有新洲諸殖民地。何嘗有礙於共和政治之進行也。

且保全領土。尤爲今日南北所當同心協力。唯一無二之問題。列邦對我條約。皆以保全領土機會均等爲公認之前題。要知此後中國。卽死生存亡於此八字之中。中國近二十年來。一切進化之動機。皆發起於東南。而贊成於西北。昔之推行新政。請求立憲。旣已南北響應。一致而無疑。今若南主共和。而北張君主意見不一。領土以分。外人公認保全。我乃自爲破壞。生靈塗炭之餘。繼以外患。瓜分之禍。卽在目前。此真全國漢滿蒙回藏五族死生存亡之機。所望於會議諸君。熟察而深維之也。

與湯螯先復北方將士促進共和電

清宣統三年辛亥

南北一致趨向共和。適見諸公連章。不啻雙方代表。和平解決。已可繼蒲萄牙之功。統一維持。尙望作華盛頓之助。人民有希望於正當之軍隊。而軍隊重。軍隊能以正當慰人民之希望。而軍隊愈重。全國之福。不世之勳。惟諸公圖之。謹以公民資格。遙致歡忱。並以爲祝。

珍倣宋版印

政聞錄

卷四

政治類

勸告袁內閣速決大計電

民國元年壬子

甲日滿退。乙日擁公。東南諸方。一切通過。昨由中山少川先後電達。茲距停戰期止十餘小時矣。南勳北懷。未可得志。俄蒙英藏。圖我日彰。卽公所處。亦日加危。久延不斷。殊與公平。昔不類竊所不解。願公奮其英略。旦夕之間。戡定大局。爲人民無疆之休。亦卽爲公身名俱泰無窮之利。頃令王生潛剛奉詣中道折回。尙擬令北有所陳說。

致庫倫商會及各界電

民國元年壬子

聞蒙漢同胞均贊成共和。諸公提倡熱誠。曷勝欽佩。滿清之待蒙人。束縛箝制。視待漢人更酷。推其政策。直欲滅蒙人之種。不乘此時機。相與左提右挈。脫離羈絆。何以彰人道之公。況俄人垂涎蒙古。非止一日。爲今之計。惟有蒙漢合力。

推誠布公。結合共和政治。以漢之財衛蒙。以蒙之力扞漢。強鄰覬覦。可以永絕。南方民軍。對於蒙族。視如同胞。絕無絲毫外視之意。滿清退位。卽在目前。共和政治成立。人人平等。大總統由人民公舉。漢蒙滿回藏五族。皆有選舉大總統之權。皆有被選爲大總統之資格。較之坐受滿清抑制者。大不相同。請諸公將此意宣告蒙族。並居庫滿人。務各同心協力。一致進行。蒙漢同胞。並受其福。矧盼佳音。

爲統一蘇政致江北某都督電

民國元年壬子

前見報論大局。一省軍政民政。應隸一都督以期統一。有異議者共擊之。謬深。是言。聯軍諸將皆表同意。林陳二都督且首先發布。旣見報章。讀公自明心迹之語。始信悠悠之口。謂公將取消獨立。附和山東。真小人構釁所爲。非事實也。傾佩無似。昨忽又見報載。尊處突然召集江北議會。謬意又不能無惑。側聞都督程公已召集議會於蘇垣。今方休會以待續開。並未閉會。江北人士。聞亦與議。果有要事。儘可議於省議會。各地方人謀。各地方公益。集議原所常有。而

尊處則標之曰江北議會。與縣議會市鄉議會迥乎不同。直以轄境爲一邦。其形迹似乎離江蘇而別成一主體。與前日自明之旨。毋乃相背。又見報載淮士紳中有徐姓等。實主此事。彼地方之爲此。未知其命意所在。而先陷公於嫌疑之地。謬以同舟之誼。不敢袖手漠視。竊私布之。伏祈鑒察。賜覆。

對於新政府財政之意見書

民國元年壬子

今欲設臨時政府之目的。在能使各國承認共和。各國之能否承認。先視吾政府權力之鞏固與否。政府權力首在統一軍隊。次在支配財政。而軍隊之能否統一。尤視財力之強弱爲斷。今且置軍隊而專論財政。財政歲出大宗。曰賠款。曰海陸軍費。曰行政費。賠款除鐵路抵借不計外。年需四千萬至五千萬兩。海陸軍費除各省能自擔任者不計外。約計直隸東三省有兵十餘鎮。江蘇新集預備出發者四五鎮。皆須由中央政府支給。合之邊瘠省分。如貴州雲南廣西甘肅新疆向受協餉省分。共計作爲二十鎮。年餉一百餘萬兩。共需二千餘萬兩。海軍約五百萬兩。邊防辦事大員。須協五百萬或一千萬兩。行政費除各省

自行擔任不計外。中央行政并外交費用。至少須每年三千萬兩。如是估計。中央政府每年支出。以極少之數核計。須有一萬二千萬兩。此猶就經常不用兵時而言。若臨時增募兵隊。添購軍械。則猶不在內。一萬二千萬之支出。按月應有一千萬兩之大款。今臨時政府能否得此項鉅款。此誠一大問題也。入款之可恃者。海關稅三千萬兩。兩淮鹽務約可得一千萬兩。兩淮鹽務本可得一千六七十萬兩。但中含有各省應得之鹽釐。加價復價等斷不能歸之中央。又現值百務解紐。不能用專賣法。暫時收入斷不能旺。共計可得四千萬兩。除此以外。無絲毫可恃之款。自非仰給各省。不可。各省雖號獨立。而匪徒蠶起。所在皆是。勢不得不募兵增防。而各項歲入。且因之驟減。即以江蘇論。除鹽務所入。可歸中央外。斷不能再有餘力。供給中央。江蘇如此。他省可知。通計各省財力。稍裕者。除江蘇外。惟浙江廣東二省。或可量為挹注。餘則不求協濟。已屬萬幸。然則此每年所短八千萬兩之款。於何所求。將責之財政部長一人。即道德如孔墨。才辯如蘇張。亦操何術以應付。將欲息借外債。則政府初成立時。無鞏固之權力。各國安肯承借。即謂如願以償。充分計之。亦不過三五千萬兩已耳。以

補一年之缺。猶恐不敷。後此更何所出。凡擔任一事。不容不通盤籌劃。下走自審本無理財學識。況值此絕續之交。財政一端。關係重要。列強之能否承認。全視此爲關鍵。假使貿然擔任。內無以滿各方面之應求。外無以動諸強國之觀聽。一身名譽不足惜。因此而誤全局。致惹起各國干涉財政之端。雖萬死無以謝同胞。此不能不爲諸志士痛切言之也。古訓有之。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又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下走非不願爲諸志士效一得之愚。但事非素習。時當困難。實不敢以全無把握之事。濫竽充數。幸諸志士鑒其愚忱。而終宥之。千幸萬禱。下走雖不能擔任財政。但有二問題。可資研究。姑請諸志士採擇。

一 各省代表均集南京。請將以上約計數目。及每年所短八千萬兩。宣告各代表。詢問自明年起。每省能擔任若干萬兩。務必確實復答。政府初成立。各省財政。萬難統一。止能作兩樞辦法。除該省行政及軍隊費用外。能以若干供給中央。此不可不預計者也。

一 孫中山先生久在西洋。信用素著。又爲理財專家。能否於新政府成立後。擔

任募集外債一萬萬兩。或至少五千萬兩。

以上兩問題。如可立時解決。則無論何人均可擔任臨時政府財政之職。不必下走。如其不然。下走無點金術。雖犧牲之而無裨毫末。願我熱心諸志士曲諒之也。

爲財政事致趙竹君函

民國元年壬子

某報載北京公使團會議。如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有統一軍隊及財政能力。則可公認爲政府云云。此最扼要之論。試反觀民國軍隊之各不相下。無論矣。卽以財政論。統一之效安在。假使政府卽日成立。其所設財政部長者。亦不過管理江蘇一省之財政而已。近如浙江。遠如廣東。尙爲完善之區。然亦無術可使統一。其他各省更有自顧不暇之勢。且如湘鄂等省。濫招軍隊。無餉無械。微特不能供給政府。勢將向政府誅求不遂。謗怨隨之。其機甚顯。而急進之徒。日日言臨時總統。一若總統出現大功已成也者。按之事實。豈其然乎。近日各代表團所擬臨時政府行政大綱。略分五部。財政部若兼生財理財爲一。似未妥善。

此時舉措關係全國安危。人人。在與安與危之中。下走苟能盡力。豈有所愛。但熟察情勢。則但任一事。或任財政中之生財一面。猶或可勉強一時。共襄支柱。若兼任理財之名。則是犧牲一身。而無益大局。處虛名而受實禍。智者不爲。不智者爲之。而大局且受其損。奚取焉。願爲計之。

爲時政致黃克強函

民國元年壬子

早車專人奉白李君云云。爲公應付李君之備也。李君面說之言不止此。其言欲徑賣鹽而徑要鄙人之承諾。且爲向洋行取出提單。鄙人以正當之權限告之。則云政府乃軍隊出力而後有之。今陸軍部止允北伐餉五萬。僅來一萬餘。其在寧之三營及總司令部。開支無著。請於總統。總統委之陸軍部。部又不能應。軍隊乏餉。卽潰。到那時祇好自由行動。莫怪對不住地方云云。鄙人答以此言非我所能答覆。君應以此告總統及陸軍部。李旋言我爲此言。因心有不平。故有此牢騷之說耳。然問陳英士言曾接濟其十餘萬。蘇亦有之。且所收吳淞之雜款亦不少。究竟李除北伐隊外。先有若干兵。用若干餉。無從而知也。大約

李君左右因以爲利之人實夥。比令人訪其代表梁君時。則房中方擁二妓。此等現狀。可以推見其餘矣。此不得不告公者。

陳英士鹽已推歸敵處。惟爲從前預問鹽事索酬。鄙人已姑允。又云。須爲於收入鹽稅項下。留出三十萬備用。目前能有多少收入。尙不可知。約略各處所要求。及公所汲汲待用。非於所籌償還三十萬借項外。更借一百萬不可。而非以鹽稅除提存賠抵款及支各岸應得加價外抵借亦不可。百萬之爲銀數爲圓數。未可卽定。須與借主商量。惟卽百萬銀數尙不至無著。此不得不告公者。

總之軍事非亟統一不可。而統一最要之前提。則章太炎所主張銷去黨名爲第一。此須公與中山先生密計之。由孫先生與公正式宣布。一則可融章太炎之見。一則可示天下以公誠。一則可免陸軍行政上無數之障礙。願公熟思之。此爲民國前途計。絕無他意也。

今日復有函於中山先生。請通電各省軍政府。勿以嫌疑影響。輕於拘人擊人。此則心所謂危之語。此次顧鼈拘後。而北方代表中各人驚走。林長民擊後。而

各省代表中有心人寒心。昨排秉三。又排蹇季常。又擊羅傑。似此舉動。是諸公一片苦心爲國民造福者。乃供一二人睚眦修怨之用。大小輕重之間。此一二個人者。亦太不審量矣。而近日報紙發見北方軍隊反對民軍之言。已大受其影響矣。此又於舉大總統發生之外。添出之障礙物。公與中山如何不亟亟圖所以自安也。危苦之言。出於愛國。公幸深諒。

爲漢冶萍借款致孫總統黃部長函

民國元年壬子

前以借款及鹽事。羈留滬上。屏擋略有頭緒。甫於初二日啓行赴寧。過蘇一宿。觸受風寒。困憊殊甚。不得已折回海上。牙齦盡腫。竟日不能食。畏風如虎。不能卽行。焦急萬狀。聞精衛偕少川。昨已去寧。會商處置清室辦法。想此後不至再有變動矣。頃鄂人來書。詰問漢冶萍與日人合辦事。鄙人前聞盛宣懷有以該公司抵借款項。轉借與政府之說。謂是仿蘇路辦法。亦不介意。乃今日忽聞集股三千萬元。中日各半。由公司轉借五百萬與政府等語。此事詳情。兩公必豫知之。頃有急電。請出以慎重。想蒙督覽。漢冶萍之歷史。鄙人知之最詳。綜要言

之。凡他商業皆可與外人合資。惟鐵廠則不可。鐵廠容或可與他國合資。惟日人則萬不可。日人處心積慮以謀我。非一日矣。然斷斷不能得志。蓋全國三島無一鐵礦。爲日本一大憾事。而我則煤鐵之富。甲於五洲。鄙人嘗持一說。謂我國鐵業發達之日。卽日本人降伏於我國旗之下之日。確有所見。非過論也。數年以來。日人於銅官山。於大冶。於本溪湖。百端設法。思攘而有之。終亦不能如願。今盛宣懷因內地產業爲民軍所佔。又乘民國初立。軍需孔亟。巧出其平日老猾手段。以相嘗試。吾政府不加深察。一受其餌。則於國防。於外交。皆爲大失敗。民國政府建立伊始。縱不能有善良政策。爲國民所謳歌。亦何至因區區數百萬之借款。貽他日無窮之累。爲萬國所譏笑。比來上海各西報。對於吾政府時有微詞。願兩公宏此遠謨。勿存見小欲速之見。致墮宵小奸慝之謀。盛宣懷爲人。小有才能。不顧大局。無絲毫國家觀念。卽如鐵路國有政策。本不爲非。而彼乃以卑劣市儈之手段行之。致激起全國反對。滿清由此覆亡。吾儕正宜奉爲殷鑒。少川於盛平生知之最詳。卽漢冶萍情形。亦所深知。就近詳詢。可知大

概總之盛於漢冶萍。累十餘年之經營。以有今日。民國政府對於該公司。當始終扶助。不能因其爲盛。所經營而稍加摧抑。卽盛宣懷之私產。亦當通飭保全。以昭大公。至中日合辦之說。則萬不可行。未可因其以借款之故。稍予通融。此則區區之愚。願兩公熟思而深慮之者。審忝任實業。於此事負完全責任。既有所知。不敢不告。再招商局借款。聞已成就。合同內容如何。請於未簽字前見示。或有可以商酌之處。我中國航業。招商局乃碩果。且沿江繁盛。處可泊輪船者。已悉爲外人佔去。惟招商局各碼頭。頗占優點。稍一不慎。并此挫失。則吾國商人在於國內。無商業之可言矣。何論國外。扶病布帛。統惟垂鑒。

辭實業部長電

民國元年壬子

漢冶萍事。曾一再瀆陳。未蒙采納。在大總統自有爲難。惟審身任實業部長。事前不能參預。事後不能補救。實屬尸位溺職。大負委任。民國成立。豈容有溺職之人。濫竽國務。謹自劾辭職。本日卽歸鄉里。特此馳陳。

復孫總統電

民國元年壬子

奉電讀之慚汗。事能斡旋。勝於留審。審願我大總統之令。各暨民國第一次政府之譽望。永永使全國國民記憶弗衰。審卽不才。與有榮焉。任事之初。本約短期。今清帝退位。已經宣布。大局指日卽定。區區爲國之心。可以稍安。幸諒素志。許踐前約。

復馬次長函

民國元年壬子

以辭議會事至蘇。適與陶君相遇。獲讀手教。不勝慚感。下走被任實業之始。卽與中山先生面訂短期。受狀之日。復具書堅約。至清帝遜位。大局將定。而短期之晷線已屆。故於第二次致總統書中。聲明不獨爲漢冶萍事也。下走愛惜臨時政府名譽之心。過於自愛。爲欲廣人民之信心。免世界之多口。故漢冶萍事能改。則勝於他事。萬萬一人去留。曾何足毫髮輕重於其間。忝有一日同舟之雅。願鑒此心。俾完前約。至各方實業。以財政爲命根。目下地方秩序。尙未回復。商市金融。尙未流通。真有實業經驗之人。決不於此時輕易發現。所謂農工商礦之呈。自宜批令所呈各地民政法團。切實查報。再行核准。若但據一面。卽爲

許可照實在之情事不符。卽將來之阻礙必見。轉有妨於部之進止。此卽非臨時政府似亦不可不加以審慎。謹貢私忱。願稍留意。前奉寄到鹽務各件。改革大計。須付國會公議。目前爲顧軍需。止可暫時仍舊。而爲皖省大通蕪湖五河等處。常扣鹽船。不給鹽價。致運商畏縮。屢催罔效。此中困難。不能盡道。亦無可如何也。一切并託陶君轉達。

致袁內閣電

民國元年壬子

饒生當到。前以鄙意爲公擬內閣組織之豫備。頃有所見。更電請採擇。一陸軍宜段正而黃副。一財政必熊。熊有遠略。有成績。一實業周緝之亦可。一保皇黨人若梁啓超亦可擇用。南方現已疎通。一張紹曾已回北。可否仍令督率舊部。移駐清江。爲豫備簡練新軍及整治一切之用。至遜位詔宜速發表。否則雙方財政皆受無數之影響。

爲時局致袁總統函

民國元年壬子

承箇電屬卽北行。此事爲大局爲公爲下走。皆須斟酌。數月以來。海內稍有人

心之士。皆以不忍全國人民糜爛之故。又以不共和不足以免人民糜爛之故。焦心瘁舌。幸底於成。然政體甫定。僅得半耳。亂機潛伏。觸處皆見。極簡言之。則生計問題。稍複言之。則權利思想。苟世之外。尚有世也。孰不願逃而避焉。既無可逃。乃不得不爲佛入地獄。救度衆生之事。公寧不如此。前之勸公。亦寧不爲此。比於南京之臨時政府。始則要約以最短之任期。繼則以爭漢冶萍事而辭職。所以示紛紛權利之中。我無與也。今若忽焉而北。則淺見者必以爲有輕重。向背於其間。而無識者且可造爲種種荒誕離奇之語。公方在千磨萬折之中。豈宜以下走更爲公累。累公卽累大局。而下走四十年一意孤行不樂榮進之本懷。亦受累矣。此所謂皆須斟酌也。饒生所陳函中。凡公舊日信用之人。除軍隊外。願公勿盡置左右。而擬以可遙爲聲援之地。亦卽此意。且願公合諸界一爐而冶。以示廓然之公。而又展轉斡旋。消釋最與同盟相嫌之人。贊助近與同盟切磋之會。以爲公前驅。凡此者以爲大局。非爲公益。非爲下走也。少川警敏。縝密。能謀能斷。此行也。與四黨代表俱。良不易處。然料少川必能應付。目前第

一難題。卽要公南來解此題者。祇有二法。一從在京外交團著手。一從北數省人民著手。飛箝掉鬪。在少川心知其意而妙用之。若不著一毫痕迹。使不欲南之意。不出於公。當可有效。此題不過政府尙在南方。公如何能組織正當之政府也。下走前此自陳。備公顧問。此非讐言也。以生平所知。拾遺補闕。自問尙有一日之長。若一處行政地位。儕於國務。則言論轉難發揮。而與社會亦易隔閡。故竊以爲不可。然公已一再見報。反之舍身爲此之初心。亦豈能愬顧近者。又有事狀發生。聞某欲自處於實業之商。而以農工二字屬之下走。此尙有何可言。然下走固無受其讓與之心。亦不欲有避之若浼之迹。公如必強下走者。請專任改革鹽法。疏浚淮河。擴充棉產紡織業三事。此三事粗有心得。不至茫無所措。且足迹可不出千里之外。可以顧十餘年自營成之績。可以爲範於他省。度此三事。如其幸成年且七十矣。以垂暮十年之心力。効於世界最有關係之事。當亦可以謝我故人。至於政府之地。國務之名。下走自愛不願受。公愛下走亦願勿施區區之心。公亦可以釋然矣。屢發密電。或被人瞰。郵寄亦慮浮沈。故

具以續見列爲條說。另紙書之。特屬劉君厚生親詣密呈。此君亮直敏達。介特之士。共處有年。與袁甫潤生亦相識。必能說下。走函所不詳之意。公如有言。亦可面授之。惟不能久在京耳。

調和黨爭致湯濟武函

民國元年壬子

兩黨紛爭。致公與少川受擠。思之危慄。幸公出以堅決。風潮漸平。但墊款雖可卽定。而大借爲吾國命脈所關。斷無中止之理。大借條件必更甚於墊款。乘間抵隙。彼黨大有其人。爲國家危。更不能不爲公慮。竊意此次共和黨之對待少川。固由南京積忿。鬱而思洩。但操之過切。其反動力乃全注射於公一人。此不能不爲吾黨惜也。審意臨時政府期內。斷不能再有搖動。前已電屬翼之。加意匡助。今覺瑕已構。雖日言消融。終恐無效。日前黎宋卿有電。促審入都。而黨中諸人亦有電來。審本有北行意。商之竹君。以爲尙非其時。蓋一恐以運動借款之名相加。一恐以組織內閣之事相擬。故遲遲未決。審若北行。必先與彼黨南中重要人物聯絡。表明此行專爲調和黨見。與扶助現在內閣之意。使之不疑。

到京後亦必與彼黨款洽。並切囑吾黨。勿再有攻擊政府舉動。果能稍稍融洽。或於大借進行。免生障礙。但能否盡如吾意。殊不可知。總之爲大局計。爲公計。若有萬一之裨。審固不惜一行。爲十日勾留。如其不然。或因之更生枝節。則不如其已。此事惟有就公決定進行。得函後。乞并鹽事一併密電示知。再吾黨中人。多不滿於少川。少川固多可議處。但今日國務總理。非渠更難帖服。比款之使用。夫豈得已。正其代項城受過也。吾黨多數人。不明此中關鍵。迫之過甚。則挺而走險。中國歷代黨禍。寧不如是。吾輩乃躬蹈之乎。公宜常以此意曉吾黨也。

調和南北致孫少侯王鐵珊函

民國二年癸丑

昨承惠電。讀之愀然不安者累日。感茲明論。不能無言。自宋案發生。聞者駭愕。走適在滬。黃君爲語應室。所得種種證據。皆涉政府。意不勝憤。比謂此不必憤。法律依於事實。事實見於證據。證據所至。法律隨之。此法治之通例。政府何從違反。彼時固未見證據云何也。及見報登證據。又見各報之評論證據者。謂內

閣咎在任用非人。不能徑認爲主使。竊聽斯論。而外間嗷嗷者不已。會大借款。成推助有資。波瀾益壯。及見報載參議院本已通過。則又爽然而南北分裂之謠。則報又喧傳不已。走於此不能無惑於爲是言者矣。報謂是言原於黃君。國民黨人亦逢人昌言。原於黃君。然走在滬時。兩晤黃君。論及宋案。而憤恨則有之。實未嘗幾微有南北分裂之見端。竊疑國民黨人。或者假以爲幟耳。黃君未必有是言。曷言之。以理論。則國民黨固首以利國福民爲號於天下者也。若因一法律可解之案。一議案可稽之事。不憑法律。不憑議案。而徒逞私臆。先自南北分裂。以供伺側者之有所藉手。而瓜分國且墮於萬劫不復之鄉。是害之矣。於何云利。自武漢發難以來。迄於今日。不足兩年。武漢軍用之數。不得而知。人民商業損失。幾數千萬。上海一年軍事所用。可考而知者。一千一百餘萬。人民商業之損失。數亦累千萬。江寧蘇州不與焉。他省亦不與焉。人民之所以忍痛茹苦。出此代價。以恣所謂志士所謂偉人之使用者。庶幾脫專制之毒。而且夕可一嘗共和之福也。今若一之不已。而猶再。武昌亦已不止於再。所謂以共和

之福錫我民者。未知何日。而再擾之。語有之。土煩則草木不生。水煩則魚鱉不長。是以擾而煩之者。禍之矣。於何云福。夫以國利民福爲名。始而以國害民禍爲實。終仁者不爲也。黃君非不仁。何至出此。以勢言專制之推翻。以爲國民黨之武力乎。辛亥年冬。東人觀戰者云。是以口舌革命。西人論政者云。是以心理革命。公理在人。不容爲諱。且彼時人民之傾脂竭髓。餉軍資械。奔走響應。絕不反顧者。一望政治之革新。一望兵禍之速解。所謂革新者。昔之吏貪者革而廉。兵縱者革而斂。商困者革而紓。民偷者革而奮。實業革而興。教育革而普。司法革而平。財政革而理。及見所謂志士所謂偉人者。風雲倏忽。榮悴頓殊。宮室車馬。子女玉帛之奉。過於昔日之王侯。剽略劫勒。叫囂隳突之風。甚於平常之軍隊。司法則但聞以尊人道者。縱淫盜。財政則但於供行政者。竭輸將。實業則有大氣磅礴之鐵道。教育則有專事分利之法學。商以風鶴時驚而重困。民以法紀蕩盡而逾偷。鄉曲父老。本不知革命何利。而但見某黨某黨之種種異說。稍能看報識時務者。則皆鑒於前轍。惴惴焉懷生命財產之憂。孰肯以汗血所得。

之金錢。供二次三次革命。不已之揮霍。自買今年明年糾纏不了之苦痛。人心如此。錢從何來。無所得錢。憑何革命。假使聽黨衆恣睢之譚。行草莽不義之事。則是授人以伐暴之名。而自處於無倖之地。圖人不成。適以自戕。智者不爲也。黃君非不智。何至出此。然則必彼黨之野心家爲之。凡舉一事。必先審其是非利害之要。尤必權於人己彼我之間。今如宋案之當據法律是也。然從前類於宋案者。是否能盡依法律。大借款之防其濫用是也。然從前類於大借款者。是否盡不濫用。推翻專制。己以爲功。他人是否有功。彼此猜防。他人誠過。自己是否。有過。傳云。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謂恕也。野心家若以此言爲迂而吐之乎。以若所爲。行若所欲。就使倖成。亦易名之專制耳。何謂共和。是則不恕。黨人而欲自利乎。則自居其名。嘯呼而起。何必假黃君之名。或又假孫君者。以爲二君之名。足爲天下信仰乎。則當寶貴之。愛重之。不當視若無足輕重之商標。任意冒竊。使二君之名亦因之掃地。夫假人之名。犯天下之大難而已。於閭中播弄構扇。事成則收推戴之利。不成亦收易亡之利。是以二君

爲市也。且今日中外人情之對於二君。試問比之二年以前。一年以前。半年以前。等級何如。應易轍而改絃矣。而猶猛進不已。鼓奏不已。豈所以愛二君乎。是則不忠。莫敖狃蒲騷之功。而卒縊於荒谷。桓温恃蘭田之捷。而卒敗於枋頭。古今中外。如此類者甚多。試一澄思。可以取鑑。走甚不願所謂志士所謂偉人者。以天與人歸始。以天怒人怨終也。區區之愚。倘荷鑒許。乞卽轉致黃君。至誠惻怛。宣告其黨。然後平心靜慮。研究政論。實行國利民福主義。保其將來。恢復令名。使天下之人。亦與有旦暮衣食之安。中國之事。或尙有補苴罅漏之暇。不勝大願。

國際公法學會討論加稅免釐之意見

民國二年癸丑

鄙人對於本會。曾忝居發起之列。此次到京。極思與諸君晤對一堂。藉承教益。今日開會。諸君乃以歡迎之名見招。愧何可當。惟因此而得一求教之機緣。乃私心所竊喜。用敢敬謝歡迎之盛意。而略抒求教之初心。鄙人職任在農林工商行政。夙夜惴惴。常恐不稱。顧農林工商之盈虛消息。與租稅制度。常有密切

之關係。今世界大通。國際貿易日增月盛。則關稅之影響於農林工商業者尤大。今日開會諸君。適提起裁釐加稅問題。此正鄙人朝夕圖維而急欲奉教於諸君者也。敬就平日所嘗籌度者略陳之。裁釐加稅一事。從前與各國本有成約。惟鄙人以爲裁釐是國內政策。加稅是國際政策。本不必混而爲一。裁釐惟籌抵補之方。抵補有着。則裁之而已。不必以能否加稅爲進止也。惟國計困窮已達極點。抵補之款百計求之。終亦不能不出於加稅。且卽抵補有着。而加稅問題。仍亟應提出。故裁釐加稅。無論是一事。是二事。我國際法會正當依據學理。具一統系之計畫。供當局者之參攷。惟本會從國際方面設想。宜專就加稅上研究。并宜就改正關稅。以應國際法之原則上研究。就鄙見以爲重要之點有三。

一加稅宜分別輸出入物品之性質以爲差別。不宜如舊條約以值百抽五或值百抽七五爲概括之稅率。其物品有應重稅者。雖值百抽五十乃至值百抽百可也。有應輕稅者。則雖不足值百抽五或竟免除之亦可也。此在國際上自

有通例。各國亦自不能不予我以同等之權利。況以物品之性質爲標準。則必無背於經濟之公理。於各國貿易政策上。亦決無所損。如各國對於奢侈品皆課重稅。我國亦重課之。各國初無獎勵奢侈品之必要。且重稅之結果。仍歸內國消費者之負擔。外國商人仍有轉嫁之餘地。在公理上。自無反對之根據也。

一從價稅估價之期。宜短不宜長。吾國關稅從價稅多。從量稅少。從價與從量固宜審察改定。而從價稅之中。今有從十年前之價者。亦有從三十年前之價者。以經濟狀況之嬗演。貨物價格無三年不變之理。故十年前之價格。與今之市場相較。有差至五六倍七八倍乃至十數倍者。嗜欲日開。文明漸進。加以交通之便利。習俗之推移。物價騰貴。日益急劇。則十年前之所謂值百抽五者。今變而爲值千抽五矣。以此推之。則雖不改稅。則以現在之市價。爲課稅之基礎。稅額已見增加。以後估價期限。總宜以三年爲適當。此在提議時。不可不注意。

一出口稅。則鄙人以爲極宜減免。此在國際通例上。不生問題。而在吾國條約上。及慣例上。已稍受牽率。幾有交互之意。此不可不力爭。以完全我主國課稅。

自由之權

以上三事。或先裁釐後加稅。或裁釐加稅。同時並行。皆爲改正關稅議案上重要之問題。而按其實際。則後一事之所得。已足以抵補釐金。而前一事重課奢侈品之主義。果能貫徹。則增加更鉅。爲國家收入計。固當如是。卽鄙人所主管之農林工商諸政。尤不可不如是。蓋課稅物品以國內利用之程度。與消耗之程度。而定其等差。消耗品之中。又以奢侈之程度爲等差。則我有酌劑之宜。國內商品自不至受外貨之打擊。而生產家製造家販賣家皆得有安穩經營之餘地。而不至有劇烈變動之虞。出口稅輕重由我。則國際市場上。庶有我國商人容足之地。而國民經濟上。或可漸有生動之機。此乃鄙人所切望。而未嘗一日去諸懷者。至若交互條款最惠國條款等種種國際先例。應如何援據。學理上應如何主張。則諸君研求有素。必有可使鄙人躊躇而滿志者。尙望有以見教。

四年前。美國實業團因南洋勸業會來華。由達賚君介紹。與該團商榷。即議以中美實業之組合。爲國民外交之前提。所擬辦者。爲銀行航業二事。銀行則以中美合資美金五百萬元爲銀行資本。建設之始。先合美金二百五十萬元。航業則以達賚君新造駛行太平洋之商輪載重一萬八千噸者爲始。資本爲美金六十萬元。中美商人各認其半。而航行時則懸掛我國國旗。比以茲事至有關係。嘗會親至北京。言於載澤。請由政府暗爲補助。而以國民名義承辦。與該團訂議。澤已見許。國事變更。蹉跎至今。然聞美人對於此議。尙有以爲意者。我不卽圖。良爲可惜。近法人有與中國合資建勸業地產銀行之議。訂限六個月成立。締合之法。爲不動產抵押長期借款。英人日人亦有爲是議者。此則專言銀行也。鄙意中美交親。近以導淮借款及延建石油約成而益睦。亦甚願美人之能履行前說也。執事如晤。前來中國實業團中之人士。或與其他資本家及財團談及。願急謀所以組合之者。此與另牋所謂治淮農業銀行爲又一事。一則從導淮借款發生。專重治淮之農田。一則從美實業團前議發生。不專爲

農而兼及工商他業也。惟中國商市經兩次變亂之後。金融益閉藏而消沮。人民未必遽有此合貲之力。照法人現所擬定之草約辦法。則於中國人民一方面。稍舒其氣。當有可圖。草約稿鈔寄閱覽。以為措詞之本。至於航業合資。是否仍可繼續。希執事晤達賚時。代述鄙意。更一商之。以上二事。皆大有利於我國者。執事忠諒明達。必能鑒及。至應如何商議。仍希隨時賜教。以便籌備。僑商中如有願投資為以上二事者。并乞獎借有加。庶幾速於集成。此函并呈明大總統矣。觀縷上陳。惟執事實圖利之。

為航業致周子廩函 民國三年甲寅

頃對於航業。偶有所籌度。靜以思之。似有足供大部之採擇者。敬陳如左。

吾國航業幼稚。可憐極矣。招商局開辦數十年。而未嘗以展拓航綫。增置船舶為念。奄奄到今。然此已為我國獨一無二之大航業。且歷經官方經營者。降而求之其他純粹商辦之航業。則航綫之短。輪舶之少。尤見薄弱。方之各國在華航業。殆無足比數。今政府不欲提倡航業。則已。如欲提倡航業。則必扶植商業。

公司保抱維持以冀其成長庶有發達之一日近觀國內商業凋敝交通之不利實爲最大之原因而江海河湖利用水道之區則凡重載貨物均宜於船舶故譽甚望大部對於航業行獎勵之策以爲宜分二種

一內港航業可用保息法 內港航業危險較少惟以今金融之耗竭投資於內地湖河者常恐航行之始該地居民尙未養成交通之習慣三年之內未必能獲利投資於長江者又以各國商船之多懼其排擠因是企業家觀望不前而國家交通政策上乃大受其影響故欲祛此等之障礙莫若行保息法民間能結合十萬元以上購置五百噸船舶兩艘以上開駛之日始保其五釐之息使投資者當年即可取得利益按之交通事業之通例其獲利之程度無不逐年增進者三年後成效漸著即止以後責令分年攤還庶繼起者多而國內河港可望開通矣

一外海遠洋航業宜用獎勵及補助法 外海遠洋航業不特資本鉅而人才難並且有種種之危險故國內企業家從未有經營及此者吾政府不爲之

計則航海公司之組織不易發生而官家亦決無此財力。次第舉辦於是一國之航海事業終已銷沉。一國之運輸機關乃多託之於外國航業公司而國際貿易乃大受其壓迫而無以自伸。自通商以來商人受此痛苦久矣。今欲興起民間之航海營業。惟有下令國中。有能組織航海公司。資本達一百萬元以上。置船數艘者。給予獎勵金。照成本百分之十。其有營業資金不敷流轉。因而設備有缺。或僱用船員不能選擇高等技術。致營業衰減者。則補助之。獎勵金不責其報償。而補助金則可俟其營業發達之日。分年責令攤還。此令一出。則民間必有聞風興起者。

以上二法。保息假定爲五釐。則一年成立數航業公司。資本達一千萬元。保息金僅須五十萬元。數年之後。並可復歸。補助金亦有復歸之日。而其數或較鉅。如一年成立一航海公司。資本達一千萬。則國家補助其十成之一。爲一百萬。若爲南洋華僑已有之商輪。則獎勵之法。當令報明。檢查其設備完好營業合法。并其船之噸數與其速力。分別獎勵之。每航行一次。獎勵二千元。假定爲航

海船十艘。每船每年各航行十次。亦不過二十萬元。而國家可得有使用之權。公司有鼓勵之益。綜計保息獎勵補助。三策並行。歲費二三百萬元。而此政策之行。已綽有餘裕矣。一得之愚。是否有當。祈速圖之。謬爲國內商業計。固有切盼於是。且以爲非是不足以圖功者。用敢以管窺所得。貢之左右。諒不以爲廓落無當之言。一笑置之也。施行之際。尙有種種法律。附隨其後。則大部想已熟籌之不贅。

勸告袁氏退休致徐菊人函

民國五年丙辰

違侍左右。忽忽半載。辱奉明問。累讀增唏。當籌安會發端之時。正下走襍被出都之日。瀕行謁辭。洎上語及君主問題。謬無似自以獲交洎上三十餘年。知而不言。言而不盡。似非所以對故舊。因本懇摯之愚。陳是非。說利害。反復更端。至二小時之久。而蓄竅未竟。洎上頗不以爲忤。私心竊喜。謂旦夕之頃。可以消弭無形。不圖羣小交蔽。以帝制爲投機。居洎上爲奇貨。浸淫醞釀。以成今日之禍。思之痛心。夫復何言。公於帝論勃興之時。潔身而退。及覩時局顛危。慨然出山。

取消帝制。自任以天下之重。風誼卓然。誰不欽仰。夫今日海內。洎上故舊。締交最久。如公與下走者。殆無幾人。而公與洎上。昔日同官尤久。相信尤深。故公之愛洎上也。自較下走爲尤摯。惟明問所謂國步益棘。痼疾已深。責望下走。罄其愚慮。貢於左右。復督下走北上。行期下走自解職。得請以來。專意村落。不一語及世事。比聞桂繼滇黔而起。乃盡取前此二三月之報紙。撮要而觀。不禁太息於熱中羣小之誤洎上。遂至於此也。目前則粵繼之。浙又繼之矣。公所謂痼疾已深者。則下走尙有一最後罄慮效忠之說。請畢陳之。辛亥之役。海內騷然。中外人士。咸以非洎上不能統一全國。故南中各省擁護不遺餘力。凡可以鞏固中央者。舉不惜犧牲一切以徇之。蘇鄂兩省尤爲顯著。癸丑之事。洎上得收迅速蔽事之功。雖由北方將士之用命。亦全國人心信仰之效也。自帝制告成。而洎上之信用落。帝制取消。而洎上之威望墜。無威無信。憑何自立。中國歷史。國事搶攘之會。皇帝下罪己之詔。則父老感泣。人民鼓舞。史冊載之。以爲美談。若總統則非皇帝比也。今取消帝制之申令。已自承爲有罪。而人民之感想愈惡。

甚且號舉義旗者。卽茂膺勳爵之人。此無他。不信故不威。不信先伏於人心。故不威。乃見於軍事。今且不必論法律。不必論是非。而專論利害。曹錕張敬堯所統。皆北方勁卒。進退趨避。頓於瀘敘之間。湘省北兵。號稱三萬。以當滇軍數千人之衆。未聞有若何奇功偉績。浸假而兩粵會師。分途入湘。此三萬不相統屬之北軍。能保必勝乎。湘失則荆襄必動搖。荆襄動搖。則蜀中北軍之後路斷。報紙固言某省某省。且爲浙續。縱未必遽成事實。而中央則不能不防。防多則力分。以軍略言。中央已成反攻爲守之勢。以政治言。中央卽無統治全國能力之可言。此不可救藥者一。報紙又有調和之說。謂公將羅致反對之人。組織責任內閣。此非下走所敢知。竊意梁蔡旣抗顏行事。敗非身殉。則作海外逋客耳。尙冀其怛怛。俛俛俯首。惕息於北京偵探之下。其可得乎。此不可救藥者又一。武力與調和。皆不易解決。而中央六個月必平亂之認期。轉瞬卽屆。外人詰問。將益見逼。何以應之。夫今日猶同室之鬪也。設來強鄰之責。爲我處分。暗叱而平亭之。是使吾民墮受人保護之地位。而國將不國。五洲之內。百世之後。推論禍

首咎將誰歸。此尤三十餘年故舊之所腐心而欲泣者也。如何如何。易曰：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記曰：臨事而屢斷者，勇也。又曰：有義之謂勇。今爲國計，爲民計，爲洹上計，惟有以真悔救已失之信，以大勇留未泯之威而已。報言湯唐諸人，曾有勸退之電，不知確否。不知洹上能舍己以聽否。下走原始要終，反復度之，亦以爲無逾此說。下走非貿焉附和而雷同之也。爲國計，免外人之干涉，爲民計，免軍人之荼毒，爲洹上計，不失爲日月更食之君子。次不失爲與時屈伸之英雄。洹上之承認帝制也，固嘗以救國救民，犧牲一切，號於天下矣。帝制成而有所犧牲，帝制消而又有犧牲，寧復樂此無聊賴之虛名，供不相諒之描畫，逞忿一朝，與國人搏，使犧牲一切之意，轉無以表白於天下乎。或者謂北方軍警，非洹上不能統馭。一旦受代，恐生騷亂，證以壬子三月之變，誠亦應有之虞。但洹上果於辭職之時，推誠布公，曉以大義，令其以感戴私恩之意，移而愛惜國家，軍警果信賴洹上，必能體洹上一旦豁然大公之意，惜公與芝泉總長，復左右維持其間，安在其必不可以弭止也。受代之頃，中外晏然。

匕鬯不驚。則今日之反對洹上者。他日將轉而感佩。謂命世之傑。其器量果度越尋常。不在華盛頓林肯下也。抑洹上今日。雖不如昔日之能統一全國。但尙有一部分之軍人。爲其心膂。此雖反對者亦不能不認。夫此一部分之軍人。使之統一雖不足。而聽其生亂則有餘。如洹上仍惑於羣小。必欲竭此一部分軍人實力。延長戰禍。使民生糜爛而無遺。外交危迫而更酷。此則益非下走所敢知。下走之愛洹上。自謂不後於公。故敢本愛人以德之旨。貢諸執事。以間接效忠於洹上。以洹上不遠而復之明。與執事守正不阿之忠。度必察區區之愚。而諒其無他也。下走自辛壬癸三年以來。鬚髮日白。故去秋南旋。杜門謝客。日惟以書生結習自遣。爲慈善事不給。至於粥字。以是爲樂。每念鄉里朋輩之寡歡。益繾海內生平之舊雨。洹上倘深思鄙言。急流勇退。則下走近所經營江上之五山。與洹上之村。公之百泉。俱可爲聯袂偕遊之地。人世未來之事。聽彼英英年少爲之。而倚杖觀焉。爾時洹上當信下走今日之言爲不謬也。屬者洹上與公所觸苦惱。極可念。寧不願一往省視。顧奉晤時所欲貢者。亦不外此。而轉不

若筆述之猶可曲達。且軍事方擾。旅行不便。不能遠赴嘉招。臨穎惘然。蓄歎亦仍若未竟也。幸鑒諒之。伏維爲國萬萬珍重。

促黃克強返國函

民國五年丙辰

前由竹君見示兩次手翰。愛國之誠。進德之猛。迴環展誦。無任欽遲。袁氏失德。亡也忽焉。彼其罪過。已隨生命俱盡。所留與吾人。以最真確之發明者。則權術不可以爲國。專欲必至於亡身。深願吾黨之士。引爲大鑒。非徒自警。兼以時時告語同志。橫流之禍。庶稍戢乎。先生去國稍久。志行彌堅。前此苦心。已白於世。今時局粗定。各方意見。未盡消融。儻能翩然歸來。力持正義。動以積誠。雖有糾紛。無難卽解。下走自去秋回里。足跡不出里閭。西南義舉。曾不能爲毫末之助。惟藉教育慈善諸事。以自遣。所幸頑軀。適藉慰注存。良晤非遙。不盡縷縷。

爲中日祕約致徐總統段總理電

民國六年丁巳

頃滬報載中日祕約全文。不勝驚駭。按全文二十四條。第四互換軍用地圖。第七八日軍隊在中國適當地方。巡屯設塞。皆不確定何地。十一借款夾入財政

二字十二夾入其餘各礦皆有開採權語十三日管我兵工廠船塢十四管我全國鐵路十五陸軍學日語十六組織我國警察十七夾入其他地方設官處理事務語皆渾籠十八各條亦適用於平時而第十條又以禁止我人民不利日本之責責政府二十條以中日兩國於各條有修改者若一國否認仍繼續有效爲無漏義之刼制凡此諸條明目張膽兼巧篡豪奪而有之苟爲中國人而良心未喪盡者見之孰不皆裂報言虛實不可知使果實也中國人爲涼血動物日本人亦喪心病狂果虛也報紙已騰全國政府豈無見聞夫日人之欲安南我朝鮮我久矣中國嗜利怙權誤詬頑鈍無恥之徒之欲託於日以自固亦夥矣自某氏東歸賣國之說流播衆口謬概置諸存而不論之列蓋平日信我總統之平恕我總理之廉方必能愛祖國必不聽僉壬也今何以報言彰彰如是悲夫痛哉比年以來政客軍人黨爭劇烈人民塗炭迄不相下竊慮其必至是而不意其遂至是然冀其終不如是也其無是歟亟請解釋披露以消羣疑萬一有是而未定亟請詳審與國之隱情保全全國之命脈勿固徇於同室

之門。勿遽怵於宵人之言。鬩牆而禦兄弟。兄弟猶可忍。開門而揖盜賊。盜賊何
鑿焉。彼甘心賣國之人。國家不顧。寧顧僚友。踵頂不恤。違恤子孫。何足當有識
之唾罵。嘗天人之悲無限。沈冥之性已成。本不願再談國是。觸人忌諱。顧念神
州之將沉。辱生平之知厚。不忍終無一言。西南各省之分攜。反抗軍政府之離
合戰和。出於政見。各持一說。國之人猶諒之也。若公然視國如私物。奉以予人。
供人宰割。國之人強者不必言。卽至弱者。亦口有誅而筆有削。誰秉國鈞。誰秉
國成。竊爲明公惜之。亦所謂棟折榱崩。僑將壓焉。心之所危也。敢以密叩。若以
爲是非野史所宜言也。亦請明白斥教。示以求禍取亡之故。語急不擇。萬乞鑒
宥。昨復岑張盧電。另函抄呈。藉明蓄款。

附段總理復電

庚電以報載中日密約各條。重見詰責。果如所云。豈惟損失權利。國且不國。
乃按之事實。殊相逕庭。自俄德單獨媾和。德國利用俄之激黨。侵入東亞。中
日地均邊俄。我旣參戰。國與日本共同防敵。自不能無所協商。而所協商者。

惟爲對敵軍事計畫。以禦敵爲目的。以作戰爲範圍。以戰時爲期限。且雙方互助。意極明白。絕無以此國國內權利。任彼國侵佔之事。更無牽及國內警政交通實業等項之事。其性質與他種國際條約。絕不相同。特因對敵軍謀未便遽行宣布。覲外間虛構流播之語。亦無庸一一辯明。值此外勢糾紛。苦於應付。忝肩鉅任。時時審慎將事。每懼難饜國民。若如報紙所云。則狂謬萬不至此。執事怵於羣疑。據爲讜論。熱心厚誼。敢不拜嘉。謹撮崖略。披之左右。流言止於智者。庶幾宏達察而闢之。大局幸甚。

爲隴海路綫事復凌植支函

民國六年丁巳

承示淮揚諸君爲隴海路南北綫有所建議。屬爲主持。具見慎重周詳之意。走於茲事。則竊體經訓。意必固我之胥。捐也。走之欲與江北爲江蘇助久矣。方江蘇鐵路議清。通道時發其端。其時卽有幹路成築支路於海之議。款久不集。路爲國有而止。而隴海路綫法工程師沙海昂之所測。凡五道。最終比較。以南綫崇明大港爲最優。而臨洪口西連島次之。此種圖說。當尙在隴海路局。海人爭

執固嘗聞其有種種猜疑。種種作用。可謂無事自擾。適見其小。此往事也。自阜鹽東沿海各鹽墾公司發生。又值連年大水爲災。籌畫水利。乃有新運河之議。新運河之用。兼水利之灌溉。交通而一之。河之上卽爲隄。隄之上卽爲路。河與路南自東臺角斜起。北可並至灌雲陳家港。其南而接通。北而接海。則俟隴海路將次告成之日爲之。先通汽車。後更他計。此可使海之人寤其前之猜疑。作用爲虛誕。而今之各適己事爲坦白也。此今事亦來事也。淮揚人今之建議。誠甚正大。其比較之要在徐塘口以下。同一負數千萬工用之債。南爲經過十二縣。北爲經過三縣。市鎮多寡。地域廣狹。何如。南十二縣之地產與商業。與北三縣之地產與商業。豐嗇繁簡。何如。南之去路。海之外。猶有江北。北之去路。止於海。便利遠近。何如。南爲一千餘里。北爲三百餘里。南有可就之隄。北盡應購之地。南資江淮貫輸之功。北伏沂沭角敵之慮。綫之長短。費之耗省。計之安危。何如。路由債成。債須利還。南所可冀之利。與北何如。還債之遲速。何如。以上八者。蓋明白而易曉。尙慮空言無以執非議之口。已屬運局測員。更測千秋。港至淮陰。

一段求其實際。供諸君成理之言之用。惟中有一節。須揭以示海之人。消其貳而阻者。卽所謂已有人預購路綫終至之地。待弋善價以爲利。若明示以支路。仍可築至海。或可平其私鬪之心。亦未可知。諸君如一面陳述於政府。一面有詳說至走者。走必爲言於省。省亦似有議此者矣。幸語諸君。慎勿輕泄國事。至不可問。亦付諸末如之何而已。餘詳復蒞生訊。度蒞生必與諸君同閱也。

爲隴海路綫事復孟蒞生函

民國六年丁巳

來函祇悉。隴海鐵道終點。國會蘇省諸君以海州之東西連島。地勢荒僻。港工鉅大。合詞請求交通部查照。法工程師沙海昂原議。以崇明之大港爲終點。垂詢鄙見。鄙人於此。有就事實最平情之貢議。

國家造路所以利交通也。交通利則商農事業文化灌輸無一不利。吾國鐵路之已築者。不足三萬里。言乎築路本身作用。以營業爲本位。故線必求長。必多經人口繁密物產豐盛之區。爲一定不易之目的。隴海路之屬於他省者。且不計。以江蘇言。江北徐海淮揚曠蕩荒昧之區。將來農工商業之爲衰爲旺。當然

視以路線所經爲轉移。東西連島，孤懸海中，屏蔽臨洪口之外，自是最宜軍港之形勢。是否適宜商港，尙屬疑問。何以故？則該島地位狹小而險，且隔海估計工款在二千萬圓以上，而結果之良否尙不可知也。其路線經行平地者，自徐塘以下，僅有沭東灌三縣。又橫截沂水、沭水，自魯南高原入蘇之上游而過路形水利相關之重，自不待言。而三縣中之物產種類，鹽爲大宗。若豆若麥，向以中運河爲轉輸，額數有限。若大港地連平陸，建築不如東西連島之繁難，而路線所過，則由徐塘而宿遷而泗陽而淮陰而淮安而漣水而阜寧而鹽城而東台，而如臯而南通而海門而崇明。縱橫十二縣，其間人口之多，物產之富，決非沭東灌三縣所能比擬。一彼一此，以鐵路營業互較，孰衰孰旺，不辨自明。卽爲文化灌輸起見，若漣若阜若鹽若東濱海各縣，交通素極困難，非有鐵道以爲之樞，則面積十萬方里，居民五百萬戶，永無奮興之望。今日東路工程，僅及徐塘口，正當可南可北之時，自宜請政府飭下路局，暫緩工作，一面派路政專家實地查勘，必待終點決定而後進行，毋自貽將來之悔。國家當亦樂於從事也。

上言路線經過地方多少之比較也。以路線計。徐塘至東西連島。不足三百里。若至大港則三倍之。路線長則需款多。當更計財力。按造路程序。首土方。次橋梁。次鋼軌。次車輛車站。徐塘至東西連島所經之地。無一寸不當購買。且無舊隄。舊阜可循。橋梁寬度。如沂如沭。至少需四五千尺。港費則逾二千萬圓。約計所需。其總數在三千萬圓以上。若言大港。則由徐塘東下至淮陰。計程二百里。有中運河隄。或舊黃河隄。可以沿用。淮陰境內。自楊莊至江運碼頭。舊有鐵道三十里。爲當日之蘇路北線。尙適於用。又東自淮陰至阜寧之北沙鎮。亦二百里。可用舊黃河隄。又東南自阜寧之千秋港起。至東台之角斜場止。亦三百里。可用必築之新運河隄。此隄籌議興築豫計面寬七丈底寬十丈高七尺足敷鐵道之用將來運工與路工各任其半經費之省亦在一百萬圓以上三共合計已七百里。雖徐塘至淮陰。淮陰至北沙。所有之隄。未必能完全使用。但卽間段培築。而較諸購地而後築路者。其省費之數。相差遠矣。其自北沙至千秋港七十里。角斜至南通一百十五里。南通至大港二百里。則均有待於購地而後興工。亦不過四百里耳。若言橋梁。則射陽河新洋港門龍港王

家港竹港以及通海十一港計其總寬不過二千尺。祇占沂沭橋梁五分之一。大港工築必不致東西連島之鉅。約計所需其總數在四千萬圓以上。故以路之距離計。南線增於北線。爲三與一之比。而經費增加約爲四與三之比。縱有出入度不甚遠。若大港建築費以一千萬圓計。則與北線之用款總額且相等矣。

說者曰。交通利地方之農商業與文化灌輸。徐淮揚通因此爲利矣。海沭灌獨不當有此希冀乎。海人昔日之百計而爭。寧無說乎。是說也。誠然。當十餘年前。本有清江至通州建築鐵道之議。其時曾計海州鹽產。每年運費四十萬圓。本擬清通路成。再自清江至海州。另築支線。以利鹽斤及糧食之運輸。今茲所議者。雖非清通原案。而海屬之支路。仍可酌量上避沂沭之水衝。下就便利之地勢。或循鹽河隄。或另測度以達轉運重心之地也。是海沭灌亦無不利。至幹路之規畫。必以利益大小路線長短爲權衡。此世界公例。不聞專以節省經費爲標的也。嘗所言。乃以三縣與十二縣比較利益。爲國家生產與地方發展策

遠大非爲十二縣計。卽不爲三縣計也。地方之關係如彼。經費之比較與兼計海屬之善後如此。願執事與諸同人悉心考慮。依據正當手續。策進以觀成。更願與海屬諸君子協計兩全。勿使政府與外人得以藉口延宕。久而懈玩。乃尤審所禱祀以求者也。用布區區。諸希亮鑒。

勸息爭通電

民國七年戊午

支電竭貢愚忱。冀邀公鑒。月一周矣。惟李督軍熊督辦有表示贊同之答。南北諸公未見動靜。莫測高深。頃乃聞報所云云。言甘心苦久。虞東道之我欺。義正詞純。復見西方之彼美。彼佳兵者。有前車焉。況吾兩面困石而占不見妻。曷不一心放刀而立地成佛。開誠有地。忍俊無時。恐來捧喝之當頭。更爲驚弓而垂泣。勿聽褊心之政客。復得鼓舌於其間。伏乞深諒。不勝懇懇。

調和南北復岑雲階函

民國七年戊午

南北之爭。忽又數月。蝸蟻鼎羹。各持一義。一若誠有不可已者。海內有識之士。孰不原始要終。洞其癥結。顧非蟄居之人所當言。比以秀山督軍通電諮詢。曾

爲略陳梗概。並以聞之河間。冀正和戰之名。覺彼此之誤。京滬報紙有載之者。不知左右曾覽及否。今忽忽又三月矣。外交警耗。日墮危機。而前敵爭持。兩不相下。顛沛流離之苦。直接者湘鄂蜀之良民。間接者東南省之實業。下走就通海一隅而論。損失者不下百萬。他更可知。其茹痛而未敢言者。民黨大都始享神聖地位之利。終託保護法律之名。而不一省。取惡招尤。在人而不在法。法苟非敵起。何待今日。人苟是敵外。安得謗言。軍界大都以國會議員予智予聖。將壞國是。非訴諸武力不可。而不一思議員誠不盡當。要不可犯投鼠而忌之國會與人分過。張稱兵以諫之軍幟。予人有辭。顧雙方頗不乏曉事之人。而兩家終不得相通之驛。始緣相激。中乃相持。遂至負氣崛高。返觀鏡暗。以債與脹脈。閉納善之虛懷。正恐尸其事者。至此亦不能自主。何況局外。何況下走。今奉大電譯誦再四。略互有之。是非晰公同之利害。可謂著明深切。既辱下問。輒敢盡言。我國七年以來。此仆彼繼。怨惡相尋。後果前因。事實具在。其容我假息須臾者。歐戰起而均勢之局暫破耳。徼天之幸。亦云至厚。哀我羣雄。曾不加察。不及

未雨共圖徹土之謀。轉事鬩牆若奮禦侮之力。是何異甲懲鼠之穿墉而燔屋。乙嫉馬之泛駕而毀車。而幸我相煎者。外而瓜分豆剖之機熟。苦我爭鬩者。內而土崩魚爛之勢成。國命幾何。天幸難恃。世界無可欺之人。公論有大明之日。毒民亡國之罪。不能爲一方寬也。以福民始而以賊民終。以利國始而以亡國終。羣雄作計如此。寧不可痛。大電所謂解決時局。首先停戰。中央表示不再進取。南方表示不再反攻。然後始有商榷餘地。云云。與鄙人復李督軍電意同。然下走以爲禍當原其始。害必拔其根。約法與選舉法之當修。舉國之公定也。舊議員之不盡良。舉國之公言也。而何以修約法與選舉法。何以更易議員。自以仍出於國會爲正。然訴諸武力者。必以爲是猶與狐謀皮之不可能也。聲言護法者。必以爲是等牽羊肉袒之徒自貶也。下走以爲是皆由於不能相示以誠。誠之用在各相示以讓。則中央表示不再進取。南方表示不再反攻之說也。而所謂商榷者。一面由中央召集舊國會。修正約法選舉法。修正之後。舊議員辭職。召集新國會。是卽大電新舊啣接之意。重召國會。由於中央。則中央之威信。

見修正約法選舉法。則國會之名義尊。是固然矣。顧孰爲宣言。孰爲擔保。而負其責。此不得不還叩諸明公矣。下走不談國事。亦已三年。邇落衰慵。直不知人間何世。與民黨與各省督軍省長相識者。十不過一二。無從貢獻其愚。辱荷明問。天良難昧。妄布一二。幸垂鑒焉。

爲蘇長事通電

民國七年戊午

國事粗定。亟求內治。長蘇一席。至今未決。齊辭已再四再五。齊不可留。蘇必有長。蘇人治蘇。前持此說者。有張莊徐之擬議。飛電流光。亦已三月。地方所以爲是說者。冀其爲蘇人也。愛父母之邦。而疆爲善。畏鄉里之多言。而不敢爲不善也。實則果賢也。何必蘇。果不賢也。何爲蘇。是當辨賢不賢。不必論蘇非蘇。以蘇言吏治。財政繫東南安危。爲之長者。卽不易遽得體用兼備。令聞昭著之人。亦斷不能容庸濁貪劣習於邪僻之子。幸選於衆。早賜果決。旣慰人民欲得好官之願望。亦免羣慝安知非僕之覬覦。不勝祈禱。

致陸子欣注意改定稅法電

民國七年戊午

報載公以專使赴歐。與於千載難逢之會議。本所素學。爲國造福。凡屬國民。企仰盼望。何可言喻。傳聞所擬提議事件。或偏在一隅。或中有債務關係。縱有要求。亦須有所履行。方能取得。若爲全國關係。刻不可緩。而又永遠利賴者。惟改稅法及撤消領事裁判權二事。而裁判權又須牽涉司法改良。亦是懸而有待。非一旦夕所能行。惟稅法爲從前錯誤。受極不平等之協定拘束。國家無自由制定稅法之權。商民受萬劫不伸之害。商界公議。以所聞於報紙傳述者。不過求增加稅率稍裕收入而已。在國猶非根本之計。在民寧爲切要所關。衆意以此。次非常會議。與尋常改約之舉不同。根本改正。在從世界國際通例。改協定稅爲國定稅。平等待遇。方爲自主國家體統。萬不可支支節節。苟且求多於協定範圍之內。此爲全國商民所迫切祈禱。將有萬衆同聲。籲政府主持之。請願先使審專電道意。伏求扼定根本主旨。勿以支節自縛。各大國方於戰禍以後。重造世界。必能尊重公理。保全此東方商務大市場。抑非專爲我國之利益計也。餘更詳呈。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主張國際稅法平等致巴黎和會電

民國七年戊午

今次大戰爭告終。協約各國已達其崇高之目的。吾輩中華民國各商界團體代表等。謹與諸君同申慶賀。現各協約國代表會集巴黎。討論維持世界永久和平之方。吾人尤深欣慰。並信其籌畫將錫人類以永久之利益焉。此次國際和平會議首先注目者。自必爲歐洲諸項問題。然吾輩切望其對於遠東勿稍泛視。蓋欲謀和平之永久。則舉寰球一切足以挑撥爭端於異日之種子。皆宜予剷除。吾人由今次戰爭所獲之教訓代價匪深。願各協約國政府秉其良知。勉力防阻。如巴爾幹之問題。發現於遠東。然欲達此目的。惟在各協約國政府能毅然使四萬萬中華人民。如歐洲各國人民之得受公平之待遇耳。是以我中華各商界團體代表等。謹以吾國稅則問題。陳於諸君之前。請諸君協助吾國政府代表謀解決之。協約各國政府熟知中國素爲國際條約所束縛。不得訂立國定稅則。中國曩與各協約國協商。於進出口稅。定爲值百抽五。此點實大異於世界一切獨立自主之國。凡獨立自主國家。皆實施國定稅則。而非由

協定。蓋此爲國家財政上自主權利之一端也。中國自一千八百五十八年訂立中英通商條約以來。迄今已六十年。未得修改。今年因加入協約之故。始承各國善意。得將名義上之值百抽五。加增爲實際上之值百抽五。以前雖屢欲要求修改。而中國勿能爲力也。此對於中國之問題。誠屬特殊。而非他國所能比擬。此種情形。惟有名之爲廿世紀歷史上之謬誤耳。如中國條約中。皆載有最惠國之條件。使任何強國均能索取中國讓與他國之同等權利。因是凡協約國皆應享中國值百抽五之稅則之利益。而列強之間。減稅或免稅。皆以互相交換爲基礎。今中國之協定稅則。純利於進口之貨物。至中國輸入各協約國商埠之貨。不能享同等利益。以取償。且無論某國。苟堅持前項條款。竟可不承認稅則之增加焉。如一九〇二年中英所訂之麥基條約。英國承認如中國裁撤內地釐金。則稅則可由百分之五。增至百分之十二。五。惟英國之承認加稅。曾附以條件。須今日及將來享受最惠國條件之各國。一同加入。而彼等之承諾。又須中國以政治上或商務上之利益爲直接或間接之交換焉。又按該

約在一九一四年一月一日以前。如各國不願加入英國與中國所訂此項條款。則該條之規定。須俟各國表示承認。始能實行。彼時今日各協約國。雖願承認。而爲舉世公敵之德國。獨不承認。故此項條款。直至今日。尙未能實施焉。觀以上所述情形。中國人民所受財政經濟上之損失艱苦。實不能計數。據一八五八年之稅則。如下列各物。皆在免稅之列者。金銀條塊。外國貨幣。麵粉。粟米。粉。西米。餅乾。罐頭食品。牛乳。餅。牛乳。油。糖。食。外國衣履。珠寶。鍍金器。皿。香水。肥皂。炭。柴。洋燭。外國烟類。酒。啤酒。烈酒。家藏物品。船舶藏貯品。私人行李。文具。氈毯。利器。外國藥品。玻璃器。惟以上諸物。進出口時得免稅。至運入內地。除私人行李。金銀條塊。外國貨幣。而外。其餘均按值百之二。○五。繳納關稅。易言之。卽他國列爲消耗品。按值抽稅。由百分之五十至二百者。皆得免稅輸入中國焉。按中國國庫此項收入。每年不過六百萬鎊。爲數甚微。故吾國政府不得不向他方設法彌補。如征收釐金及他項關稅是也。此等國內之稅。爲國內商務之大害。已爲人所共認。然吾國政府。舍此實無他法。蓋非得各協約國一致同意。

中國不能增加輸入稅則也。職是之故。中國實無國內商務可言。而種種實業。因以日就衰殺。吾國此項收入之稀微。影響於國家各種發展。吾國日益貧困。教育農業財政等之末由進步。皆因於此也。此種情形。現於中國。迄今已六十年。不特阻礙中國之發展。且於經濟政治上殃及全球。故今日實不能復聽其存在。吾人敢請協約各國政府。舍棄其條約上之權利。恢復中國財政上之自主權利。使得與協約及其他各享同等之利益。庶吾國能振興實業製造。發展天然物利。更能暢銷世界之貨物。並協力增進人類之文明進化焉。協約各國嘗宣告世界。其目的在使民主主義於茲世能保其安全。使人類得居樂土。今協約國之勝利。不稱爲對公敵武力上之勝利。而稱爲最高道德目的之勝利。實屬至當。美國威爾遜總統在感謝日宣言云。吾人完全之勝利。所獲者不獨和平。吾人深信世界行將開一新紀元。以公道驅除武力。及國際間一切嫉妒詭謀云云。吾人深望切禱。協約各國政府能以公道待遇中華人民。俯允吾人之請求。不特爲中華人民利。卽世界人類亦利賴之。

辭代表主張稅法平等會往歐函

民國七年戊午

昨荷公推下走。以要求國際稅法平等赴歐。雖漸衰拙。義不當辭。惟二十餘年經營村落。管理事多。且當夏曆年關。諸待結束。明春地方應舉之事。任人籌費。諸待規畫。未敢率應。而巴黎和平大會時期至促。又未敢以個人一隅。致誤全國。惟有請如公議。慎選四人先行下走。摒擋有緒。自以個人名義游歷。以竟夙昔未償之願。國稅知其重大久矣。導涓爲效。事不待言。但請不居公推之名。以適自由之便。謹此懇辭。統希融諒。

爲膠濟路事致錢總理電

民國七年戊午

奉儉電。具知中央困難。曷勝懸系。外間憤抗。激詭益甚。頃已將山東兩路關繫重要。及應速籌正當解決方法。電達總統。並同電芝泉。路約訂於芝泉柄政時。彼或未知關繫如是重要。解鈴繫鈴。饒於芝泉。不能無望。解決方法。最好與日交涉。將濟順高密豫備借款合同。及膠濟合辦之附帶條件。同時取消。如辦不到。則向統一鐵路。共同投資方面。盡力進行。鐵路而統一。則破除列強特殊之

勢力不至陷國命於巴爾幹。中國之利也。日人爲日反對。自宜我政府諸公以擁護私人權利。患得患失之故。不惜爲虎作倀。而借以自衛。思之可痛。近某某英人告我鐵路統一案。總統及曹梁皆表示反對。曹之反對。袒日也。梁之反對。不使其將來經手借款也。總統之反對。爲某升某升皆有關係。恐將來不得獨享減收運費。及把持車輛之利云云。謗告英人。曹梁有無此種心理。不可知。總統則學識地位。斷不至是。但彼外人作是揣測。流傳國外。資爲口實。人謂我何。今全國人民生計迫蹙。各軍欠餉。積數日鉅。共產學說浸淫。布瀆於各界。時有所聞。一有動機。大禍立至。辛亥已事。猶瓦解耳。再見則土崩。總統受人民付託之重。解決時局。責無旁貸。外交棘處。非及簡短時間。表示正當辦法。內亂何時不可發生。至於發生。既非軍警迫壓所能制止。亦非政客奔走可以消弭。願總統神明內斷。擔任苦惱。力戒瞻徇。所謂苟利於國。死生以之者。正在此時。並願迅以此意表示國民。國民鑒總統公誠。當能翕然聽命。成則國家人民受其賜。不成則引咎辭職。以謝國民。區區所願效忠於總統者如是。幸爲密陳之。頗聞反

對鐵路統一之人。利用各路局長。設立路權維持會。冀擁護其目的。此等伎倆。一再見於上海商會。今已為人所發覆。少數人可欺。眾人不可欺。中國人受欺。外國人不受欺。人亦有言。英雄欺人。我謂欺人決非英雄。並請為語諸人。可以已矣。毋自覆也。時非萬急。不願饒舌。幸加鑒察。

為時事致徐菊人函 民國八年己未

南北之爭。又數月矣。彼此是非。寧有止處。唇齒激觸。同歸自戕。無可言者。比乃聞公與芝泉陰主復辟。割東三省質於東鄰。請為監國。為保護。不久將發見。是說也。喧之江寧城中。而旁溢四出。不知所屆。下走則甫歸自江寧者。傳述得之。夫人莫哀於心死。事莫痛於亡國。三尺之童知之。復辟果效。清何以亡。隣果可信。朝鮮應在此三尺之童知之。公與芝泉更事亦多矣。寧不知此至顯易明之理。下走亦寧敢以此致疑於公與芝泉。顧言者則謂徐某者。確曾至滬。以是謀於東鄰之人也。徐某下走所未嘗識。為芝泉所信任。意其人亦有用之才。或者恨鼠之穿墉而燔其屋。嫉馬之泛駕而毀其車。如是者。爭小忿而蹈大辱。毋乃

淺夫之智歟。固冀其或不然也。惟是三人言虎。固足以駭市人。三豕渡河。且足以眩記載。彼紛紛自戕者。誠不必更以良心公論。動其觀念。而公與芝泉之必不至是。則下走信之。當此羣陰交構之時。多口噂啗之會。若聽其簧鼓。置而不論。近必爲集矢之召。遠且過於賣塞之羞。其謂公何。其謂芝泉何。聞公謝絕一切賓客。其感憤可知。顧公所處與下走不同。宜有坦然表示本末之處。不可隱情惜己。縮屋稱貞。使全國之人。目迷朱碧。而耳亂鵝鴨也。幸甚。公晤芝泉。以鄙函示之。

爲中日交涉致徐總統電

民國八年己未

頃見報載。日人制我專使。巴黎議會發言權。又威脅我外部。不宣布種種詭詐。取得之祕約。令人憤悒。懸亡國奴隸四字爲幟。無南北無智愚。賢不肖皆恥之。行見舉國騰沸也。審則以爲我政府。卽甘受日之箝束。聽日之指揮。不宣布祕約。我國人非我國人。能容我政府之晏然乎。日能安享而晏然乎。能終不宣布乎。衆迫而後布。與不待迫而布孰愈乎。於義孰正。勢孰安乎。元首之明。當見及

之以國爲命。忠誠勇毅。一掃平常敷衍之策。惟公是望。惟公之職。比見樂於自殺者。不止一人一國矣。他不足惜。獨惜芝泉氣矜一時。爲人牽鼻。至於功不補患而不悟也。進退屈伸。天道如此。人道如此。安得爲芝泉言之。

爲山東路事致徐總統段督辦電

民國八年己未

自巴黎和會以山東權利歸諸日本。全國憤恨。愈演愈激。此爲三年以來親日政策之結晶。親日政策者。大總統建議。而芝泉贊成之。曹章陸奉行之。其始因歐戰方殷。不暇東顧。爲一時苟安計。政府苦心。國民未嘗不諒。漸至利用借款以資戰。利用軍事協定以樹援。則是親日便小己之主張。快一朝之泄忿。不純爲國家安全計矣。最可痛者。于德軍垂敗之時。寺內內閣已倒之際。更在東京訂立濟順高徐兩路借款之約。而媵以膠濟合辦之附件。最可駭者。路約未訂之先。我公使先以導意之公文。致彼同意之答復。引繩自縛。足扼我國巴黎專使之吭。稽其時日。則大總統業被舉。芝泉尙柄政。據曹通電稱。此路約因總統就任無款。不得已而爲之。凡所見聞。事實明白。訂立此路約之責任。固大總統

芝泉負之矣。政府亦知膠濟順兩線之重要乎。該路爲自海口至腹地之東西幹線。以軍事言。以政治言。均極重要。無論矣。山西煤田礦量之富。有名于世界。歐戰發生。各國皆苦煤乏。山西之煤。足供他日世界所需。其精華萃于潞澤。將來必由順濟以達青島而輸送海外。故今日握膠濟順兩路之實權者。他日將有操縱山西煤礦之權。換言之。卽東方實業之主人翁也。今日世界列強。經濟競爭如是之烈。國民卽默然無言。彼主張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之列強。安能俯首屏息。任日本一國佔據吾國精華。以稱雄世界乎。世界無第二大戰爭。則已有之。則此路約。其導火線也。繫鈴解鈴。今尙可爲。兩公若不於此根本覺悟。籌解決方法。雖或補苴罅漏。止沸一時。而亂源未塞。遲早必發。如世界何。如中國何。如兩公生平及後世何。卽日人之爲是謀者。置國火上。終不爲福。亦下策也。況在中國。抑蹇更有不能已于言者。方事之起。政府觀察以爲黨派作用。由一二人所指使。于是時而威嚇。時而敷衍。豈知國人常識。已較勝于七八年前。今輿情憤激。全在外交失敗。若外交問題。不從根本解決。言乎威嚇。適足損

威言乎敷衍。適足喪信。憤何能平。平何能久。今日試召罷學罷市罷工之人。詢以是否受人運動。雖懦者亦將忿怒。引繩而絕之。絕必有其處。其故可思矣。非黨派勢力之所能到。亦非黨派思慮之所能及。何黨派之云。且政府特以維持現狀者。軍警耳。軍警寧非國民。豈無耳目。豈無心肝。辛亥之事未久。兩公皆所親歷者。彼時謗亦一再痛陳。速了川事。政府不納。卒不救。今內非一川之比。外非一國所關。抑且略聞外人之論矣。爲世界計。爲日本國民計。尙不宜種伏禍根。置于危地。況于政府有棟崩棟折之憂。于兩公有送袍推襟之素。其敢不罄所識慮。盡言于善人。千萬諒察。